

《求幸福斋随笔》〔民国〕何海鸣

○自序

或曰以求幸福斋主人之笔，在曩年报界中学悍妇骂街以丑诋当世之人，尚不值大雅之一哂，近复放荡怪诞，摭拾皮辞浪语，作随笔数卷，既非衍述旧闻为小说家言，又非引经证古、钩玄提要，别陈奥义以自炫其宏博，徒为醉翁口沫，信口开河，果何为者？是亦可以休矣。主人曰：客焉知者，予之作固异于他人之作也。夫笔记杂缀之书，自汉魏迄于近代，求其目于四部盖累千万种，恣谈神怪、纪载野乘者比比皆是，甚至一事之微，辗转抄袭者数十家，毫未参以真见解、真意义于其间，徒以补白，是诚何苦？纵云古人之作未可一概抹煞，其间新奇赅博足资谈助而增知识者固自有之，然后来之作总以不因袭前人之唾余，拾取目前之琐屑为当。予不文，且不思以文炫世，何能如客所云引经证古、钩玄提要以自示宏博？纵能宏博矣，而引经证古又未必即为有用之书，故予乃不此是图而求其次。然又欲如客言勉为小说家言，自问亦能妖娆作态，与人争一日之长，但非初心所愿；必欲糜肉调饴作胡同中扁食，令市人大遂其嗜欲，彭腹而语，又窃自丑，故予乃终宁为予之不伦不类之皮辞浪语而无悔焉。况予之志不在著作也，窃自入世以来，造化小儿恒与予以不堪，心绪愈恶劣，性情愈冷僻，见人恒寡言笑。然予脑海中固尝积存有许多之妙想，有时与契友谈心，倾其肝膈，又尝有许多之妙语发现于无意之中，事后漫难记忆，似觉可惜，故笔记之，借存其稿。后徇爱国报社记者之请，出其稿刊之以填篇幅，读《爱国报》者既阅予稿，乃窃窃私议，谓此寡言笑之某某乃有风趣如是。既惊其怪，又讶其不似，遂纷纷请予付刊，冀与多人共见之，故予此书遂殃铅槧。阅者阅此，原不必问其体裁奚似、内容如何，视为予个人之谈话可耳。予无状，与爱我之人不相见者二年于兹，今兹购阅予书，必爱我之情甚挚，急欲聆予近来之谈吐何若，故于此作亦遂尽情而谈，不惧人之讥评，盖深知人必不以文字之陋劣罪我也。断断于答或问又胡为者？惟迩年聪明英锐日就颓丧，出言凄恻，不无可悲，而斯世斯时又仅以波辞浪语对人，亦终觉可羞耳。

民国四年八月十五日求幸福斋主人自序于上海客次

予于古代英雄豪杰独爱项羽，幼时作《项羽论》极得塾师称许。流徙东瀛后，闲无一事，欲另编一项羽传名曰《楚霸王》，以少参考书而罢。一日抑郁甚，信口吟七律一，其词曰：“人生如梦复如烟，明日白头今少年。不向风尘磨剑戟，便当情海对婵娟。英雄儿女堪千古，鬢影刀光共一天。没个虞姬垓下在，项王佳话岂能传？”诗成无题，即以《佳话》题之，自诵数遍，不觉狂笑，又复大哭。阅数日复阅《郑板桥集》，《巨鹿》一首中有句曰“项王何必为天子，只此快战千古无”，又云“何似英雄骏马与美人，乌江过者皆流涕

”，快人快语，先获我心。

人谓关羽天人也，予曰项羽亦天人也。许猎欲杀，华容则饶，人谓关羽把阿瞒作小儿，然则鸿门宴中项羽又何曾正眼觑刘亭长来？况大丈夫作事，不凌弱、不乘人之危，窃知千军万马中枪对枪、刀对刀，项羽与关羽均能把刘邦、曹操杀却，鸿门、华容，刘、曹已成俎上之肉，杀之无丈夫气，论交谊犹其次也。

七十二战战无不利，一旦丧却八千子弟，何以为情？项羽之死不得已也。胜得败不得自有一种可取处，何必劝项羽学勾践乎？

烹其父所以胁其子之降也，子无不爱父，以己推人，人当以此降我，此项羽之近人情处也，不得谓曰残忍。“幸分我一杯羹”，此为亘古最不近人情一句话，亏刘邦道得出口，然如此愈足以见项羽之可爱。嗟夫！国人读史专崇拜一种奸巧阴鸷之小人为英雄，予欲大哭！

人无不崇拜拿破仑者，予亦然。但予之评论拿翁，独取其最后之一败涂地，此中亦自有说也。盖拿翁如能席卷欧洲为全欧之主，或保其法帝之位以终，后之人亦不过照例恭维几声圣武皇帝，无甚特趣，反不如为一失败英雄，使千万世人唏嘘感叹也。

日本肝若海军中将有拿翁会之组织，曾编辑拿翁全传都八册，第一册为拿翁少年时代，第二、第三以及五、六、七册则分记征普、征俄诸战史，而拿翁之艳史亦另刊一编，惟第八册则名曰《失败之拿翁》。予亦曾发一痴愿，欲译其全书，但须颠倒其秩序，以《失败之拿翁》一篇冠全书，并赘以己意聊当短序。其意则略谓，以英雄如拿破仑而犹失败，则世之不及拿翁万一而妄思推翻共和、恢复帝制者可以猛省，且拿翁所为均由爱法国一念发生，非徒逞专制之威，虽专制何伤？世无拿翁，徒使黄口小儿、齷齪鄙夫妄自尊大为专制魔王，亦国之羞也。

英小说家柯南达利撰《遮那德自伐八事》一书，其述拿翁旧将遮氏之言曰：“自拿破仑出，日鞭挞全欧沉酣不勇之民，使领受勇武之教训以去。久之技成，遂背其师恩转群驱拿翁于荒岛，欧之人待拿翁薄也。”予曰：今二十世纪之欧人犹保守其武德勿衰，且有如火如荼之势者，均拿翁所赐也，不可忘。

成功与失败虽为二事，然同有一种性质，则事之归束是也。既有归束，总算是了了一件事。人生数十年能了一件事便足，又何必在这成功、失败上计较一时之短长？西谚云“失败为成功之母”，含有劝勉之意，其意固甚善，即中国数千年抑郁不平之士所常诋之成败论人一语，亦何尝尽错？夫成败论人虽不满意于败者，然败者终尚有可论之资格，且可论之中尚有许多感叹之声，较之老死牖下没世无闻者如何？故人生在世终须作一件轰轰烈烈之事，不论成败。

成也固是可喜，即失败亦未尝不惊动一时，项羽、拿破仑之故事可以风矣。

有一新问答曰：既知要拉屎，又何必吃饭？予戏应之曰：因为要拉屎，所以才吃饭。又改其句曰：既知终要死，又何必想活？则当答曰：因知道要死，所以更想活。更又改其句曰：人生不过数十年，何必多寻事作？则又当答曰：因为人生不过数十年，所以必多寻事作。

《稗史》载曹操杀吕伯奢事，人读之恒恶曹操之不义。夫曹操杀吕，证之者陈宫耳。苟当时无陈宫，事后曹操自道当如何？后之人笔记之，又如何？予于此忽另触忆一事，则渔父及浣纱女沉江之事是也。稗史载伍员奔吴，渔父渡之，伍嘱其为彼讳，渔父沉江自明；后员又乞食于浣纱女，亦严嘱之如前，女亦沉江死。夫渔父与女之死孰见之？不过出于伍员之口，苟曹操当日无陈宫在侧，讵能以渔父、浣纱女拟吕伯奢而谓其全家自杀耶？伍员报父母之仇而覆父母之邦，千古忍人也，渔父、浣纱女或实由彼手刃而死亦意中事也。一段糊涂公案，数千年无人敢道破，徒使后世侏儒捭拾一二人人共知之事异口同声加以唾骂，与吠声吠影何异？又何怪奸雄齿冷。

凡治小人不可为己甚，天地间有君子必有小人，能容小人方成君子，此某先哲之格言也。虽忘其出处，予尝引此为诫。然予性过烈，每一怒辄痛诋人不能自己，事后又自悔，真莫奈何也。历代许多权奸，在当初未尝不思作一个好人，偶有小过，一般自命忠良者必群诋之以为快，人非庸懦，焉能尽忍？一不作二不休，遂真造就一个大权奸矣。抑忠良之福乎，抑国家之福乎？

刚毅之夫，苟有大忿必倒行逆施而不顾，如伍员之覆楚是也。新剧家刘艺舟编《石达开》剧本，其中有摇板六句云：“一霎时流热血乾坤遍洒，说甚么共生死同保中华，到如今才知道人心险诈。兄王呀（哭杨秀清也），大丈夫顾不得破国亡家，叫人来你与我南京攻打，拿着了狗奸贼定要杀他。”凄凉悲壮，得未曾有。“顾不得”三字有许多血泪随之进出，足见人受激刺甚深，一念之中几无论何种惊天动地之事均能做出，惟能持久者始为阴鸷之人，否则事后猛省，得罢且罢者，终不失为血性男子也。

苏轼作《战国任侠论》，其首段略谓：春秋之末，诸侯卿相皆争养士，如田文、黄歇、赵胜等均皆有客六七万人至三千人不等，当倍官吏而半农夫，然六国之所以久存、秦之所以速亡者在此。次段略谓：智、勇、辩、力之四种人皆天民之秀杰，类不能恶衣食以养人，皆役人以自养者，故先王尚分天下富贵与此四者共之，以求民靖。六国之君虐用其民不减始皇、二世，然当是时百姓无一人叛者，以凡民之秀杰者多以客养而不失职，其椎鲁无能力耕奉上之人虽欲怨叛而莫为之先。始皇初欲逐客，以李斯之言而罢，故并天下既帝之后以客为无用，于是隳名城、杀豪杰，民之秀异者散而归田亩，向之食于四公子、吕

不韦之徒行将安归？夫纵百万虎狼于山林，饥之渴之而欲其不噬人，孰谓始皇为智乎？金圣叹批公此文曰：“妙绝妙绝，谁有此识？谁有此胆？”予读此文于佩叹之外而别有所慨，盖今之世，类不能恶衣食以养人，皆役人以自养者之甚多也，即不才如区区亦是此中一人，可愧也。然今之智、勇、辩、力之人悉已为二千年后之祖龙殡之逐之以鸣得意，祖龙之亡亦可必矣。

文人作风流小史，其述艳情也，盛述才子佳人之如何恋爱，如何盟心，如何而得成神仙眷属，使人艳羡不已，然成眷属之后则无可记述矣；其述哀情也，亦历言青衫之如何薄福，红粉之如何薄命，甚至哀不顾身同为情死，然一死之后则又无可纪述矣。予于此恍然大澈悟、大解脱，敢告普天下善男善女、一切众生曰：情场中有眷属与情死之分别，其表面之哀乐虽异而精神上有相同之点，则情之归束处是也。成眷属是一种归束，同为情死亦是一种归束，有归束则向者所用之情为有着落，有着落则无负向者所用之情，此心可以安矣。故予曰情死者之愉快与成眷属者无异也。有不解予言者，予更为引伸其说。兹试执有情人而问之，情之一字对于所爱之人而发生乎，抑专对婚姻夫妇之名义而发生乎？窃知世无此奇特之人，日倡言于众曰：我近日尝思娶妇嫁人不能自禁也，即有之亦决不能凭空谈到情字上去，是情之一字固明明对于所爱之人而发生者矣。男女相爱出于天性，因男女各有相爱之人而世间复有此相沿之婚姻制度，故始有此婚姻之希望。此希望固由爱情发生，先有情而后有此希望也。希望婚姻就其精神言之，则希望此万缕情丝得其归束是也，苟专为婚姻夫妇之名义而用情，则一人之事不谐，天下美男子、美妇人尚多，又何必恋恋于一？彼恋恋于一者，情也。万缕情丝飘散空中，尚无归束，此为人生最苦之事，故啮臂盟心之佳偶，当其将成眷属而未成眷属之时，其心患得患失苦也，幸而事谐矣，成眷属矣，窃知其双飞之夕必切切私语曰：“郎不负侬，侬不负郎，今而后终身之事定矣。”定者即可乐之处也。苟婚姻之事不谐是万缕情丝未能于此种归束处归束之，俯仰天地，此身竟无处安顿，其苦如何？于是而大澈悟、大解脱，约同为情死，当其偎抱待死之时，窃知亦必切切私语曰：“郎不负侬，侬不负郎，此生之事止于此矣。”止者即可乐之处也。否则人孰不畏死哉？故予曰情死者之愉快为可贵也。予再就其可贵之点加以断语曰：情死者具有真正之愉快，亟言之即无上之愉快是也。予前云作艳情小说者，每至结婚后即止，譬诸侦探小说述名侦探获一奇案，未尝不动人心魄，然案破后书亦收煞，此后侦探每日如何在宅吃饭睡觉，匪特无可记述，即强记之亦索然无味也。然予又尝见一种说部，亦叙一双夫妇成婚后偶相猜疑，或用情不终，卒至分析离散，成为怨偶，及其结果也，猜疑俱释者、破镜重圆者固亦曾有，然已饱受磨折，备尝情海中之痛苦矣，其不幸者或至覆水难收、琵琶别抱，甚至于演成流血之惨

剧，大伤天下痴男子、痴女子之心。推其祸原，则皆婚姻制度之为害也。若彼情死者一死之后已脱地狱而升天堂，精魂不昧，在天为比翼、在地为连理矣，决不致有波折变故之发生。故将死未死之时，此万缕深情已证明为神圣的、永久的、不变的，故予曰此愉快乃无上而可贵也。

狂奴无状，尝于酒酣耳热之余倡言于众曰：“人生不能作拿破仑，便当作贾宝玉。”侏儒、鸭屎臭闻而大骇，争于拿、贾二人之事实，断断辩论，使人作呕。虽然，曾几何时忧患逼人，狂态已不能复作，且数年来聪明英锐亦渐消磨颓丧，是可悲已！

初出世之少年人人俱是一个完人，无奈此种完人在现今世上行不去，动辄受人欺凌。当初以己待人何曾识得，及渐知之并有戒心矣，遂亦与世浮沉，领会得一切欺诈之手段，聪明人又以小才小智继之，遂不觉成一老奸巨猾为社会之蠹，而且自鸣得意。即偶或有一种天性厚、根砥深之人，心中老大不以此为然，然除却避世厌世外实无他法自处，遂亦不得不已稍出些许手段对付世人，然问心终觉不安，且日日以假面示人，毫无丝毫天然之乐趣，行尸走肉，生不如死，那还有心向前作事？哀哉，哀哉！虽欲不厌世而不可能也。予抱此感想甚久，继忽大澈悟，人生数十年原是逢场作戏，但生着时总得生得畅快，明知世界齷齪亦何必硬生悲感？混到几时便是几时，惟求此身之畅快计，终须行其心之所安耳。立定脚跟、打定主意与世人交接手段，无论正奇皆可出之，但“心之所安”四字要时常自己扪心想想，有无错谬。苟无愧天良，斯为真安，世上行得去否非所敢知，惟我总如此行去而已。

人人说国事不可为，我亦说国事不可为；人人说某事某事已无希望，我亦说某事某事已无希望；人人说生着无味不如死，我亦说生着无味不如死。然而谁肯无缘无故即行自杀？虽说生着无味，总须寻点有味之事做做，国事虽说不可为，某事某事虽说已无希望，除却此事无事可做，只好不问成败利害，一步一步作去。倒嗓子艺员唱二簧，唱到那里便是那里，成也不过是消遣，败也不过是消遣，又何必想死？又何必作痛哭流涕之贾谊？又何必学不近人情、沽名钓誉之隐居多士，硬着心肠去尝孤风寂味？更何必学按捺不住尘心勃勃之空门禅士，口淡得出水来，自讨苦吃？

辛亥夏，余在汉口以《大江报》事与余友大悲同系狱。余之罪名即因某日报上有余一短评，标题曰《亡中国者即和平》也之故。詎料今日中日交涉完结后，和平亡国之声浪乃遍传于人口，是当曰不幸而言中。

自古以来，小人不独为小人，故其援益众；君子每独为君子，故其类益孤而遇事都不可以有为。忧时之士每叹君子道衰、小人道长，殊不思君子之道是否独善其身亦是兼善其国？如为一人计，众人皆醉而我独醒，则不妨自藩其篱

，独为君子。如为大局计，则为君子者须知善恶之途间不容发，身为君子与小人原相隔无几，况为应守之道且亦寻常无奇，良不必清高自得，力拒小人以自鸣而反坐实许多小人、养成许多小人也。予读史于历代党祸，对彼齷齪小人自应痛恨，惟所谓清流者予亦良不敢多有所褒。盖凡国家大务非一人之力所能及，惟恢宏阔达之士不斤斤于尺寸之节而能尽破门户拘挛之习，深沉不测中智勇形焉，故能运用大势而成大功，非彼自命清高者所可望项背也。

清儒包世臣曰：“荀子言性恶悖于孟子，此实由末俗陵夷，致荀子激为此言耳。其言曰：‘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伪即古为字，言性善由于人为，即孟子言扩充之义耳。”伪为之义颇新奇，又似平淡，然足以为荀子释冤矣，此为善读古人书者。

腐儒、假道学戒后生辈勿好色，甚至痛诋女子为不祥之物，历举人人共知之妲己、褒姒亡国妖孽以为戒，推其用意几欲使世人均不亲近美妇人，即对母、无盐亦当正言厉色。但世界不可无人类，人类不可无男女，女子中尤时时有绝色者点缀其间，既不能投诸四夷使尽作出塞之昭君，又不能定为厉禁使永为不嫁之女尼，则男子之亲近之也又焉能免？即腐儒之父若母，固亦男女交合而始有腐儒，既痛诋女子为不祥，复厉责男子勿好色，则当初腐儒之父若母岂不大多事，为腐儒所不取者乎？况母亦女子，女子不祥即骂其母也。父不好色必不娶母，不娶母即不生儿，以男子好色为罪是又骂其父也！诋其父母又岂《四书》《五经》中所有哉？且中国女子无能力、无智识，可怜虫也。男子既视为玩物，复又痛斥此玩物之迷人心志，是岂玩物之罪哉？即以褒姒、妲己论，明明系纣、幽无用，自亡其国，胡可罪及女子？且自古英明之主亦未尝不有姬媵数人，而《关雎》一章尤盛述君王好色且艳称后妃之美，胡又引起后人之歌颂？予深为妲、褒等抱不平，尝作《西施》诗四章，有一绝云：“十年生聚任人为，有土有民不教之。自是夫差无大用，缘何亡国罪西施？”为西施呼冤，即是为千古许多公认不祥之女子呼冤也。又时人章某咏息夫人有句云：“无言便是吞声哭，一死何须责妇人。”亦是善体谅女子者。

《离恨天》小说，法卢梭友人森彼得原著，闽人林琴南译之。此书多寓哲理，有句云：“果人人能知后来之事，孰则更愿长生？但使后此有未来之不幸为我前知，则忧烦顾虑之心宁何时息耶？果使祸事未来之前克日知其必至，则未被祸之前数日又何有宁贴之日？故凡事以不推测为佳。”达哉是言，予前者所云成功失败亦寓有斯意。盖作事苟可问成败于未作事之先，则亦无宁贴之时而事终不可成矣。惟于失败上不看得透切，终不能不顾虑忧惧。予故进一步立说，欲世人看透此中奥理，俾自然趋于宁贴之途也。

近来小说家争称林纾，然林仅以善译名，而人之喜阅者又在爱其文笔。予

窃谓林氏仍只能称文学家，或曰古文学大家。盖借材于西人小说而贡献其研究古文所得之墨滴也，其能称小说家者仍以无闻达之李涵秋为合选。涵秋所作《广陵潮》真为吾国数十年来小说界中一部奇书，不能与《红楼梦》《水浒》并论，盖各有各的好处，《广潮陵》之妙点亦《石头记》《水浒》所无也。遑论其他，即自作二字亦远在林纾之上。虽然，《广陵潮》所露布之《大共和日报》乃为上海倒数第一之报，予看一份《大共和报》即专为涵秋之小说，想抱此观念如予者必更不少也。

自古才子必悦佳人，佳人亦必悦才子。不悦佳人者固决非才子，然则不悦才子者亦决非佳人。盖佳人所悦者始为才子，才子所悦者始为佳人，世无佳人焉知才子？世无才子又谁悦佳人者？一叹！

林述庆克复金陵而南京政府论功不与，林且辞去镇军都督，垂钓闽江，后走京师，以暴疾终，说者谓为袁政府所毒，果如是，袁之待林胜于孙、黄也。盖世之称知己者，其最则怜其才称誉之、援引之，其次则深忌其才而必欲杀之，其最不能堪者，视其人无足轻重，其人自生自死自贫贱且老于天地之间一不介于胸中也。魏相公叔瘞荐公孙鞅于惠王，谓：“王若不能用，必杀之。”鞅曰：“王不能用臣，又安能杀臣？”夫天下能杀才士之人即能知才士之人也，孙、黄之对林，岂非与其以最不能堪而勿介于胸中者乎？袁初欲用林，继知其不为己用，遂毒杀之，其手段虽辣，然可谓知林矣。林述庆地下或闻予言而失笑乎？虽然，予之记此乃本于林琴南所著之《金陵秋》小说，此又一可赞叹之事也。

《金陵秋》小说，作者署名曰冷红生，林琴南初译《茶花女遗事》，亦署名曰冷红生，故知为林之手笔。其自叙其缘起曰：“冷红生者，世之顽固守旧人也。革命时居天津，乱定复归京师，杜门不出，以卖文、卖画自给，不求于人，人亦以是厌薄之。一日，忽有投刺于门者，称曰林述庆，请受业门下。生曰：‘将军非血战得天保城，长驱入石头者耶？’林曰：‘不如先生所言，幸胜耳。’生曰：‘野老不识贵人，将军之来何取于老朽？’将军曰：‘请受古文。’（中略）如是累月，将军每数日必一听讲。已而忽言将军以暴疾卒矣，生奔哭其家，幼子甫二岁，夫人缟素出拜，以将军军中日记四卷见授，言：‘亡夫生平战迹悉在其中。’读之文字甚简朴，生告夫人：‘此书恐不足以传后，老朽当即日记中所有者编为小说，或足行诸海内，以老朽固以小说得名也。’既送将军之丧南归，夫人于铁路尚呜咽请速葺事，生以经月之功成此书（中略）。嗟夫！将军之礼我，较诸邢恕及耶苏门之犹大相去万万矣。”林氏之作此书，全关系“将军礼我”一语，盖所以报知己也。世道日衰，论友者鲜有始终，观于此可以风矣。彼林述庆者，其礼文人而请为弟子，其意当不在是

书之编刻，惟夫人呜咽以请，又似闻诸亡夫生前酒酣耳热之余，扼腕而叹曰：“世不识英雄，予惟愿得文人传吾事实于后世，增后人感叹耳。”故夫人遂以是请而林亦有是作，二林均可人，此作尤可感叹，较之无行之文人假笔墨阿谀权势，如刘师培之请开方略馆者，相去奚啻霄壤耶？商务印书馆刊此书诿为代售，尤足见琴南之煞费周旋，其报故人也可谓至矣。

金圣叹曰：“写女郎写来美是俗笔，写来淫是恶笔，必要写来憨方是妙笔。”又：“写女郎憨，写女郎自道憨是俗笔，写女郎要人道其憨是恶笔，必要写女郎憨而极不自以为憨方是妙笔。”今之小说家谁解此者？

女子中何以有称美人者？美人又必具何要素？予断言曰：“憨也。”未有美人而不憨者也，如徒求外观则天下妖姬多矣，美人之称又何足贵？读小说至《红楼梦》，绝无有心许王熙凤为美人者，即是理也。又如《西厢记》写红娘阅书者，每注意红娘而少注意莺莺者，亦是红娘传书递简不知为着何来，而自又不知其憨也。

天乍热矣，偶吃饭、睡觉、写字、作生活必汗出如雨，染衣际经日不洗必发奇臭。偶思艳词多言美人之汗为香汗，同一汗也，我汗臭而美人之汗香，诚大奇事。然我乃不信其有此，焉得纵身美人怀中，一闻之而定其或香或臭乎？如其香也，则不妨广延许多美人闭之深室，使出汗如渾，盛之以瓶，不亦可代香水精而可售诸市乎？此言也大杀风景，聊以博笑。

海上小说家吴门瘦鹃曰：一九零九年英国《庇亚生》杂志“耶苏复活节大增刊”卷中乃有拿破仑作之短篇小说一篇。按拿破仑本科西加望族，至其父身始赋式微，迨法国革命家毁，拿破仑乃发愤著书，冀以文学名于世，借以振其家声。其所著有科西加历史一卷，凡三易稿而成，又科西加小说一卷、短篇小说若干种，诗数章，文多首，都为二十岁以前手笔，而文名寂然，人鲜称道。历史未付刊，小说未脱稿，惟其文及短篇小说偶散见一二。夫拿破仑于横戈跃马以外复能操觚为文，真为罕闻之事，其所作《幕面之先知》一篇著时为一七八七年、刊时为一八一二年，文体似仿大文豪福禄特尔氏，瘦鹃译之，易名为《同归于尽》。略述阿拉之舌士起兵与回回教王争，累战累胜，一日战失其一目，后遂败，剩残军一支处小危城中，以神语诏众掘阱，阱成，以毒酒宴众尽死，一一投之阱中，己亦寻死。其文要自可传，姑勿论其用意。予惟叹拿破仑以盖代雄杰，当其失路时亦尝作以文自见之想，可见实非其愿，乃无聊而不得已也。天下文豪多矣，其中多伤心之人、瑰奇之士，使尽为文豪以终，是岂真正文豪所愿者耶？晚近英雄敛迹，有心人复抱悲观，乃相率为诗文小说，坐谈风月以自遣，莺花不管兴亡恨，是亦更可悲矣。

孔子一生惟谈仁义，然其生平所作事乃不能符其言，如杀少正卯尤为最不

讲道理者也。子贡曰：“夫少正卯，鲁之闻人，夫子诛之，得无失乎？”子曰：“人有恶者五而盗窃不与焉，一曰心达而险，二曰行僻而坚，三曰言伪而辩，四曰记丑而博，五曰顺非而泽，有一于此则不免于君子之诛。”夫君子之诛当作诛心论，远之可也，岂君子必以杀人为能事乎？史又言少正卯与孔子同时，孔子之门人三盈三虚，孔子为大司寇，戮之于两观之下。是明明孔子与少正卯争门人之多少，因为少正卯所败遂怀忿恨，及为大司寇遂假权杀之也。纵事后善于文过，谓少正卯有五恶，然此五恶不成罪名，供君子之笔诛则可，供大司寇之按律惩办则无此律法也，如在今之世是曰违法杀人，且原因于党争，假公以泄其私忿，当不能见直于人矣。嗟乎，少正卯当从何处呼冤哉！

孔子携其党徒周游列国，劳碌一生而不能行其志，颇似高等流氓四处撞木钟，思之使人失笑。然其干禄之心、躁进之念亦是贤哲所不取矣，幸而孔子不得志于其时耳，苟多作几次大司寇，则所杀之少正卯当更不少，而孔子一生之私忿亦当泄之勿遗。幸哉！孔子之不得志于其时也。

昨致人一函云：予尝对客言，今之人不戴面具决不见亲友、不出大门，甚或自睡梦中醒亦亟取此不可离之面具对其妻孥，大千世界乃尽为此面具猎逐之场，我厕身其中畏而生厌。及见足下乃得与面具里面之人谈话，或作两句歪诗，或吃几杯苦酒，或高谈阔论、想入非非，上无古人、下无来者，真栩栩欲仙，其乐无穷，妙人哉足下也。自是君自有仙骨，愿为足下诵之。予素有痴病，亦具童心，早年虽孤僻不群，然于心颇自适。金陵一役骤负虚名，其实乃自加以缰锁，于是须矫作英雄，勉为豪杰，口非政治不谈，行非革命不动，且非如是不足取悦于人，而且来友朋之怨望之勉责，天然乐趣剔削殆尽，再加以同室纷纭，人心反复，爱我者多情不可却，偶亲于此则疏于彼，为防怨语从事调剂，于是又须少筹对付之方，聊尽敷衍之道，研究联络之法，强为镇定之容。有时神经过敏，忽然惊惧，既虞排挤又防暗算，辗转反侧，数日不安。继又念国家将亡，匹夫有责，负兹宏誉何以图救，及时不起使人笑骂，口呼负负，日夕彷徨。嗟夫嗟夫，如猴儿带紫金冠、著大红袍，颈系一链在人手掌，忽受命跳舞于广场中，其苦乃不可以言状，旁观之人不知猴苦，以为猴乃带冠着袍至为荣幸，群加笑谑，或用指摘，应接不遑，缩地无术，遂使二十余年聪明英锐消磨颓丧。既以自怜，又以自笑，朝来细雨打窗，卷帘纳凉，心脾爽然，如曩昔对足下时。呼僮煮茗聊以当酒，茗熟心事乃如泉涌，拉杂书之，寄尘足下以当下酒物，或不至碎以覆瓿乎？书讫拥衾而卧，终日无言。至六时，家人又以《爱国晚报》进，噫！

王金发已枪毙于杭州模范监狱，说者谓王作绍兴都督者数日，括民财及百万，以巨金购宅海上，额曰逸庐，娶名妓花小宝贮其中，平日呼么喝六，作牧

猪奴戏，折资无算，今死于非命，宜也。予曰：辛亥之秋，作都督司令括民财者夥矣，诘止一王金发？顾皆如守钱奴着破学生装，佯为穷措大以示人，无豪于王金发者。王尚有本色，以儻来之财纵情于赌，一掷万金无吝色，又经营私第、娶名姬，学为风雅，绝不讳其有钱。谚云：“非分之财，水里来水里去。”王似看透此理，及时行乐，适其所适，毫不矫作向人，予有取焉。

海上报馆先生之善骂，当无有过于张丹斧者，予亦自叹弗及。癸丑秋，予在金陵，张一再以冷语载诸《大共和报》骂我，至谓我命中注定一个逃字，其言清脆，尽其骂之能事。或戏问予：他日当何以报其人？予曰：当置之清客之列，使其日作二三百字骂我，愈俏愈妙，倦时读之可博一笑，亦卫生新法也。

拿破仑曰：“凡属英雄，每日必作小儿之举动二次以上。”伟哉言乎！是即所谓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中国人好自大，年来伟人之称转含讥刺，是亦无真英雄故耳。

有狂生焉，发三大宏愿，一不娶妻而多娶妾，二勿生子，三不及三十岁即死，自是快语，惜太过耳。予亦有宏愿，愿当今小说家将我名字嵌入一言情小说内，得与一纸上之佳人成为眷属，虽其间备受挫折亦无悔，予且借大文豪笔下超生之力得饱受艳福。阿弥陀佛！予愿折十年阳寿焉。

予生二十余年，曾为孤儿，为学生，为军人，为报馆记者，为假名士，为鸭屎臭之文豪，为半通之政客，为二十余日之都督及总司令，为远走高飞之亡命客。其间所能而又经过者，为读书写字，为演武操枪，为作文骂世，为下狱受审，为骑马督阵，为变服出险，种种色色无奇不备，独未一涉猎于情场，论交不得一好女子。情海茫茫，大有望洋兴叹之慨，遂致一念欲灰，悲酸刺骨，把镜自怜，问天无语。休矣休矣，此生已矣，夫复何言？言之亦惟徒呕心血耳。

言情之作，描摹善男善女，福慧双修如同仙子，然予不特未曾身受，且亦未曾亲见，或文人故弄狡狴以笔墨欺人耶？然则又何不亦将我名编入稗史，使享艳福，聊当望梅。虽曰期我，我固甘之，以欺后人增其欣羨，俾作为佳话永道弗衰，则不佞数千万年后骨化成灰，灰复飘渺四散，而一缕精魂尤有余乐也。文人积德，当允予请！

人之生也首赖吸清鲜之空气，而美食盛饌次之。此言亦不过道其表面耳，其实乃以爱情有所贯注为重，而寻常夫妇之好、皮肉之欲次之。嗟夫！爱情即清鲜之空气也，人之爱情若无所钟，遂亦无复有他人爱情之灌输，干渴欲死，又何异于人之无空气可吸乎？

武伶高福安，于南满火车中愤日警无故殴人，报之以拳，日警出手枪击之，高夺其枪复攫其刀，如白水滩路打不平故事，杀木鞋儿凡三，且好汉作事好

汉当，赴大连自首，又颇似田七郎。朔方健儿好身手，于《长坂坡》《金钱豹》之余尚演斯活剧，予为浮一大白。虽然，侠伶已矣，健儿已矣，同胞受人欺侮为日方长，予愿与天下英雄、南北戏迷以白酒盈斗呼高福安之魂而哭之（此事后不确，闻系另一高姓云，噫）。

予前所致某君一函，语酸痛澈骨，事后恒疑人必以悲观太甚或消极太过相责，继念此亦不关重要，今之人虽日言不可抱悲观、不可消极，然悲观消极无伤于人也。人之初生浑浑噩噩，初无悲乐可言，及渐长成投身社会中，偶有外观，无不呈非悲即乐之象，而悲观尤触目皆是，无可幸免。以天真浑朴之人骤遇此变，又焉得不消极？盖悲观者、消极者皆入世之人厌必经过者也，入世愈久悲观愈多，遂渐冷淡，习以为常，而此消极之脑筋于千痛万苦后亦备有一种抵抗悲观之弹力。聪颖者或借此又得以养成一种明透放达之眼光，凡所触接视为幻影，无所谓悲，无所谓乐，自适其适而方寸间亦自无消极、积极之念，名之达人谁曰不宜？然达人所长亦不过具此精远之眼光耳，但此眼光非可以价值购得，而必以入世之年数购得者，推其究极，又实非仅岁月光阴之力，仍是此惯于苦人之悲观之力耳。

人不至大澈悟明达之时，偶有客观的乐观，非真乐也，惟饱阅悲观之后，心地忽然放出一线光明，眼底遂异常明透，凡外观的之悲观、乐观均不为所动，方寸中自有主张而且自然安适，是之谓真乐矣。

六祖法宝《坛经》有二短偈，其一曰：“身似菩提树，身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不教惹尘埃。”譬诸抱悲观者尚未到明达澈悟之境，强自排遣，愈排遣乃愈苦痛也。其二曰：“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原来无一物，何畏惹尘埃。”譬诸澈悟之人，不用排遣，即无所谓为悲观，亦无所谓为消极也。

予傲睨自高之志，均逼迫而生，久之亦自思得其故，譬如人当孩提时日不离父母之怀抱，偶见生人则泣，是明明无傲睨自高之念搀杂其中矣。虽然，此尚可谓其无知识无能力所必致，及其长成，初入社会，必常怀悚惧之心，以为人尽优于我，我不过后生小子、沧海一粟，何可与老成前辈并论，故有所作施以及文章游戏小事，均不敢以对人，以为己实粗劣，何可以对大雅？即万不得已偶一炫之，亦立呈忸怩含羞之象，至于自命不凡、压倒一切之心殆无半丝存在也。及入世稍深，见人人均不过尔尔，渐自信其可敢于试事，偶有所成即傲睨自高矣。虽然，此恶德也，实恶社会无人之故，及其久也，人不过尔尔，己亦不过尔尔，五十步笑人，己亦自觉可笑，此傲睨自高之念亦截然中冷矣。嗟夫！偌大中原乃无一人，致使乳臭小儿如予亦尝自负，且四顾茫茫有万万不得已舍我其谁之慨，不亦大可悲乎？

予有短诗云：“仗剑行千里，微躯值万金。中原闻逐鹿，举目竟无人。

”是殆自挥洒其傲睨自高之情也。曾几何时，中原祸作，朝野无人，吾勿论矣，然狂吟之人究亦何若？思之怀惭甚也。但人尽如此，区区亦只好奉陪小儿曹于十字街头扮三国故事，各结一群，以竹木为刀，以破布为旗，攘臂而斗，亦有胜负，其胜者亦居然自鸣得意，行见求幸福斋主人亦插身其间，与儿曹争片刻之胜利矣。如幸胜者当长叹无言，如其败也则真千古笑话。虽然，予何人斯？今之人又尽何人斯？敢汗颜言千古耶！

人各有业，士各有志，业也、志也，其中有爱念存焉，有爱念斯有乐趣，否是则其业、其志必不能持久。但立一志、专一业而爱念复寓矣，或以失败而减其爱，似失败与爱大有关系者。以予言之，则失败与爱实分二事，绝少连及，盖世事恒有之，凡足使已忧抑而不如意者，爱之反愈切也。

予生有二爱，第一爱革命，深信非革命不足以救国，故以革命为志，频年可谓艰苦备尝矣。然其爱不消减，一任反对者加以乱逆之名而予恬然视之。且乱与逆云者，亦有所倚托之名词耳，予等之世界以是为乱逆，或至金星及其他世界则名谓不同，安知不以是为美称耶？

予第二爱唱剧，盖革命可以为志而不可以为业，唱剧或可以业耳。予初不能歌，初入剧馆聆音而慕之，尝以为苍苍者与予以幸福，惟此歌音。久之自亦能歌，且自信大可造就为专家，频年嗜此殆无日离口焉。然予历世久矣，艰苦备尝，所最视为缺憾者，未使吾一临舞台而袍笏登场耳。然平日所引吭乱唱者，亦足畀予生许多之纪念。辛亥夏，以《大江报》事入汉中狱，初押看守所，以予嗜唱重禁予七日，后押礼智司，又以唱故受人痛殴，狱吏且衔予而告密于有司，谓予为革命党，几至于杀头。癸丑秋九月一日，金陵城破，集败军战于雨花台，台陷，兵尽窜，炮弹如雨下，予憩于草地，倦极歌声乃作，同辈力止之，此情此景使人不忘。

予尝与二三契友谈救国之道及吾人立身之法，要当痛革恃革命为恒业之习气。盖中国无论何事均含有作官以谋生之性质，如青年读书入学校，贵在能文作文，贵在能应试，应试即可作官，作官即可得钱以养生也。革命党尤甚，自辛亥都督伟人暴富后，人皆视革命为谋财之捷径，其实虽未必尽是，然革命党终必掌政权为官，其次则为在野之政客，然官也、政客也，自其往者言之均若专业而谋生之术赖焉。夫人而无自生之道，徒恃作官与作政客，则其所抱负必易为金钱之力所动摇，小焉不惜牺牲主旨以迎合金钱，大焉则身居重要广事搜括以饱囊橐，且少出其余裕以饵他辈借巩其势，然国家值此斯真万劫不复矣。予友又云，于美人所著平民政治书中见之，美之政治良于他国者，以素人政治家之多也。素人政治家者即有恒产而不以政治家为专业者也，其对于政治界合则进不合则退，主义以外无欲望，偶任政事不求厚禄，退而恬然亦能自养，其

益国家者多矣。予国虽积弱而国民独立谋生之力甚薄，然吾人自命为与政治有关系之人，则不可不认定此素人政治家主义作去，以期为举国倡也。实行此主义首在能谋独立之生活，予曾为文人，然予实自惭其不文，纵使果勿愧焉，予亦弗乐为之。偶谈剧癖，不禁感叹及之。嗟夫！予不为军人者，予将与谭鑫培伍矣。

中国征兵之制未行，不特不能达全国皆兵之目的，即求有十分之五亦不能得，而国家危亡在即，非武力莫救，是则国民中有曾服军役者当常保其军界先进之资格，终其身以铁血救国，勿萌他念，不必学政治家可言进退也。故军人即当以军中为恒业而不须岌岌于他种自利之法，为政者亦亟须瞻给此种军人，勿使失所。虽然，予之言亦有界说。在辛亥、癸丑之役，全国之兵骤多，然仓卒成军，其中曾受教练备有军人之资格者殆十不得二三，此种无学术之军人以之滥竽军籍，匪特无益而且有害。国家既无力练多兵，则仍以安其原有非军人之生业为是，至有军事学术者为完全之军人，则义不能退耳。

予服军役一年余，亦粗知兵。初因读阐扬社会主义之书，遂弃兵籍，近因伐罪，曾掌军旅，且历战事，又慨夫时势所必需、天职之所在，遂终以军人自居。惟以革命党为军人终不能脱政治之臭味，予近厌言政治，既不能脱此范围，将来宁为纯粹之军人。虽然，奋戈跃马其状虽乐，而胜负之间关系至巨，有乐亦有忧，勿如唱剧之乐也。唱剧之乐，乃兼世界各种乐事之乐而尽有之，即有悲忧而发泄尽情，亦足言乐，予终思唱剧也。天苟福予，国家不亡而予事易毕者，予终有以履予剧癖。虽然，予事岂易毕哉？或国亡后学柳敬亭唱《桃花扇》耳。

英人查邦耳氏所著《一八一五年拿破仑私人生涯与彼之归束》一书，曾论拿翁生平不脱宿命论及迷信之窠臼，或深信时日之凶吉而豫卜治事之成否，或以哈德卢卿道及咖啡杯中所映面影凶恶可惧之一语，因以联想咖啡之有毒而命中涓倾其杯于其地。又昆斯坦氏之笔记中谓，拿翁在意大利战役中，一日误将其所爱之约瑟芬像镜碰碎，遂谓美人罹险，不惜派急使驰询其况。或曰此种谬见迷想与匹夫匹妇相同，不免为英雄之弱点也。予曰不然，英雄固非事事与人不同者，其所以为英雄者，惟在决事时之数分钟内具非常之胆力、智力决定一非常之大事巨事而实行之，决时固斩钉截铁，行时固勇往直前，但事大非一日可成者，偶有暇时效匹夫匹妇所为试一卜筮，虽属游戏之举，然亦负巨任、肩重担者难言之隐痛之惶恐，古人所谓临深履冰者即是此意。卜而吉则足以增其勇气，卜而不吉亦惟有小心谨慎，未闻因此而全反其最初之决心之所为也。至倾杯疑毒所以保身，千古英雄谁能尽免去疑字者？至碎镜问美，乃爱情神圣专制之力驱策英雄所致，当为英雄佳话，不宜加以诟病。况拿翁生平坚毅过人

，第一次被囚尚能免脱为滑铁卢最后之决斗，其非为无定力者可知。第二次瓦解后以书致英皇，自言天职已尽，愿托庇其下以终天年，其言虽哀，然亦明达无比。盖作事虽不问成败，然进行之时成败未可知，用心倍切者，其平日患得患失之念亦倍重。且此种心理亦并非尽虑失败，不过深欲速求得归束之真相及成败之究竟而已。如其败也，其心反觉适然，以为天职已尽，责任已了，纵有感慨亦足自慰矣。

中国旧剧为词不雅驯，然其创始，一举一动、一发吭一按板类有法则，要亦非易。夫宋人刻玉叶为楮，三年而成，成无所用，然当其刻画时不三年或三年而不专，楮亦未可得成也。要之，创始者之苦心不可泯矣。

《李陵碑》一剧，悲健作楚声，是在反二簧为调之佳也，哀婉激扬，似此调乃专为《李陵碑》而创。且一人独唱，吐词又极平平，其魔力乃能吸住观者数千百人唏嘘以听，我思古今中外凡所谓歌剧、一人剧当无有再优于《李陵碑》者矣。求幸福斋主人不幸生于今日之中国，又不幸而为今日之何海鸣，有国欲亡，有身无力，有口莫卸救国之责，渺渺前途，直如破舟为狂风吹入大海，乃不能测其终局。倘得天佑，他日有功成身退之一日，跳向舞台唱一折《李陵碑》以倾泻英雄迟暮之悲，则亦足矣。否则，直待国亡以后草间偷活，以老而不死之身罔顾羞耻，亦拼命上台唱“卸甲丢盔”之句，亦老泪阑干，亦歌亦泣，直哭他一个痛快以强自慰遣也。

予以文学之观念评旧剧，如《恶虎村》之“风吹树梢，英雄夜走荒郊”是绝妙好词也。如《三娘教子》之“打儿一下如同十下，打在儿身痛在娘心”是绝好伦理小说中之警句也，如《五台山》之“我的儿生前不能把福享，死后要万岁封他的什么侯王”，其声悲痛，直喝破千古帝王家笼络天下武夫豪杰为彼一人就死之诡计，战场之鬼当同声而哭，继以称快也。其他好句甚多，未克备述，他日如得半年闲，当一一为阐扬之。

五代时孟知祥再有蜀，传孟昶。青城女费氏，幼能属文，尤长于诗，以才貌事昶得幸，赐号花蕊夫人。后宋太祖平后蜀，花蕊夫人以俘见，问其所作，口占一绝云：“君王城上竖降旗，妾在深宫那得知？四十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其意激昂哀健，清末女侠秋瑾亦有断句为人传诵，即“四万万人齐解甲，并无一个是男儿”也，想系改窜此句而成，予表而出之。或者谓予事挑剔，予之意盖不然，秋侠之传不在诗，尤不在此亡国后妃依稀相似之断句也。秋侠自有其可传处，今姑让花蕊夫人以是诗传，亦是不负古人之道。

予所作《西施》诗前已记其一，尚余三首，其第三首之末句云：“若得知心人作伴，五湖也合住西施。”其第四首末句云：“我恨老天真梦梦，偏教铜臭逼西施。”铜臭指范蠡言，盖世传范大夫曾载西施以去也。顷有人言《吴越

春秋》逸篇云吴亡后浮西施于江，令随鸱夷以谢子胥，又《墨子》有曰“西施之沉，其美也”，是皆为西施葬身江湖之证。苟如此，投身清流自较随铜臭去为佳，但世人既有随范之语，予亦不妨有是诗，姑两存之。

金圣叹批李白《凤凰台诗》曰“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二句“立地一哭一笑”，言：“我欲寻觅吴宫，乃惟有花草埋径，岂不欲失声一哭？然吾闻伐吴者晋也，因而寻觅晋代则亦是衣冠成丘，此岂不欲破涕一笑？盖作诗者极写人世沧桑，而胸中实在看破得失成败、是非赞骂，一总只如电拂，我恶乎知甲子兴之贤于甲子亡，我恶乎知收瓜豆人之必便宜于种瓜豆人哉？此便是仁王经中最尊胜偈。”快哉批乎！方今强凌弱、众压寡，世界如此，一国之内亦如此，其实此中得失成败亦是不值一笑也。

金圣叹批唐才子诗多绝妙好词，其批杜牧《甘露寺北轩诗》有句曰：“人生世上，建大功、垂大名自是偶然游戏之事，乃真因此而铜枷铁索牢不自脱，皮里有血、眼里有筋，果胡为而至此？”又批《西江怀古》后有句曰：“人诚莫妙于不生世间，苟人而不免或生世间，则世上事毕竟做不尽，莫如撒手一去，所盖实多。”炎天读之，如食哀梨，爽膈快心，清凉散无此功力也。

看书有所得，即断章摘句实此笔记，一以自遣，一以供他人传观，诚有无量功德。但好好古人一部书，被小子硬挖下来为笔记凑字数，又有无量罪过。

看书如掘矿，善寻矿苗者每得金宝，不善者则得砂石，故善寻好书看者始有功效，否则亦如掘砂石耳。掘砂石不过耗其资、亏其本钱，如读不好书乃使人失其本性，终身与好书无相洽之缘，可叹也！又同读一种好书而收功效乃有厚薄，亦如同掘宝矿，善化炼者始得真金，不善化炼者仅得渣滓耳。

予十五岁骤失怙恃，流徙在外，遂致失学。年来虽亦能摇笔弄舌，不足言文，且腹内空空，脑筋又不能博闻强记，东奔西窜，又更无下帷苦读之时，自惭其陋，此生誓不再想作文人矣。闲来看书，聊以消遣，不能以不文之故自剥其看书之权利，既看书矣，又不能以不文之故自剥其写笔记之权利，且看且思，且思且写，所写未尽从看书得来，所思又未必尽情写出，但非以炫弄其文，斯真为曲衷之语耳。偶因笔记征题有誉我者，故感慨及此。

人非专攻文学，仅求拈毫吮墨，辞能达意，或于无事时看书消遣，与其涉猎大家文钞，无如阅名人尺牍，而小简尤妙。盖言下有物，趣味横生，既以益智，又可细摹其笔法也。

小学生初学作成片之文章，最好是先写短札。近来教科书多附书札式样，即斯意也。至于壮年人学文未成，欲勉操笔墨应用，其最所急需者为尺牍，其最宜研磨者亦印刷成本之尺牍也。然坊间刻本，不失之俗则失之深，且规格过繁，套语太多，人读此而求下笔清通，其结果乃愈使着迷，终身无清通之

一日。误人害人良非浅鲜，焉得尽取此等劣书而尽火之。

古人书上云长相思，下云加餐饭，书尽纪实，良不厌短，即或作长行亦当语语从胸膈中出，无为废词。俗本尺牍之坏，首在八行式，其次则在恭维奉承，勉为其假者、伪者，又强人于无情之人作有情语也。

汤临川所著《玉茗堂尺牍》有一题序为沈际飞作，有句曰：“为诗磨韵调声，为赋繁类藻，为文熔经铸史，为词工顰妍笑，皆有意立言，久而后成。至于裁书叙心，从容千言，寂寥数字，挥毫辄就，开函如谭，自非内足于理、外足于辩，学无余滓，品无留伪，其书不工，虽工而不可与千万人共见也。”读此可知名人尺牍之可宝，而坊间劣本之害人矣。予尝见袁子才之《小仓山房尺牍》，不曰致某制府，则曰致某观察，满纸齷齪，岂可与千万人共见？人偏欲学之，无怪愈学愈不长进也。又作笔记亦然，非有见得到处，何可浪弄笔墨？又批注古人书、题序他人著作亦然，非别有所见或另有发挥，则他人之书何可任己污以劣墨？嗟夫！古今善读书、批书者，惟金圣叹一人而已。

临川汤显祖以作《牡丹亭》传奇称于世，所谓词人者是也。虽然，以词人目临川乃大冤特冤，兹得其所著《玉茗堂尺牍》读之，觉此老“三梦”之作不过一时游戏，不足以窥见其文章经济之堂奥也。其书精萃处甚多，予略摘其数段志之。其答李某书有曰：“非死数度不能生，非生数度亦不能死。”答高某书有曰：“有欲于世者未必能动，无欲于世者未必能静。”答诸某书有曰：“最胜处不在讲学。”答邹某书有曰：“平心定气，返见天性。”答凌某书有曰：“昔有人嫌摩诘之冬景芭蕉，割蕉加梅，冬则冬矣，然非摩诘冬景也。”与吴某有曰：“谓世如梦南柯黄粱，转为明显耳。”与沈某有曰：“世大治乱常起于杀人，杀人常起于杀万物。”答马某有曰：“此时男子多化为妇人，侧行俯立、好语巧笑乃得立于时，不然则如海母、目虾，随人浮沉，都无眉目。”寄李生有曰：“眼宜大，骨宜劲，心宜平。”诫男开远有曰：“宝精神则本业固，谨财用而高志全。”其余可志者尚多，要皆微语而见天心，极言而尽人事，辞文意远，妙不可阶，古今学者谁具此磊落之心胸来？

临川所作之长行文字，屡拂朋侪之请，不欲付刊。其自谦处则谓长行文字深极名理，博尽事势，要非浅薄敢望。惟于致张梦泽函中自云五不足行，虽以自谦，实以骂世。其所云一不足行，在除诗赋无追琢功，尚系谦词。至二不足行，则谓当代之文等膺文耳，不能为其真，殆已抹倒一切。三不足行，描写膺文之真相，略谓文人苟名位通显，而家又卜之通都要区、卿相故家，求文字者道便，其文事关国体得以冠玉欺人，且多藏书，篡割盈帙亦借以传，直是一面照妖镜，今之人刻文集而满纸均应酬语或报馆文章、东西洋唾余者，读此亦知耻否？四不足行，则讥彼思作子书以自见者。五不足行，则谓得天下郡县志读

之，其中文字不让名人者往往而是，然皆湮没无名，名亦命也。其语悲痛，并可见虚名之士未必尽佳。予鉴之时人梁启超之文，乃益信临川之言。且予亦颇有不好近大部著名文集之病，安得闲工夫破费万千串钱多买僻而不传古人之书，一一读之，为发其潜辉乎？

郑板桥与金圣叹均是奇才，郑学陆放翁仅得其诗词之皮毛，金耽佛经而义气凛然，自是高人一等。予为之评曰：金趣人亦达人也，郑狂人亦怪人也，其相同之处则均是快人也。

郑刻诗钞，自序其后曰：“死后如有托名翻板，将平日无聊应酬之作改窜烂入，吾必为厉鬼以击其脑。”又曰：“古人以文章经世，吾辈所为风月花酒而已，逐光景、慕颜色，嗟困穷、伤老大，虽剝形去皮，搜精抉髓，不过一骚坛词客，何与于社稷生民之计、三百篇之旨哉？”亦犹是汤临川仅刻词调，自叹蹇浅零碎，无心立名之意。厉鬼一语，尤属痛快！

板桥所作道情数阙，其“邈唐虞远夏殷”一段嗟叹前朝陈迹废尘，谓“为底事慌忙”，又谓孔明非英雄，“早知道茅庐高卧，省多少六出祁山”。其语可谓洒脱，然所笑者尚系三代以下人，不似明儒贾鳧西之鼓儿词，晶明透亮，空前绝后也。贾自号木皮散客，好说鼓词，且取材于《论语》《孟子》，其《江湖鼓儿词》中有曰“三皇五帝前后世界，原无文字纂记，不过衍袭口传，其间出头子的人物各要制服天下，不知经了多少险阻，显了多少利害，干了多少杀人放火没要紧的营生，费了多少心机，教导坏多少后人”云云，一字一针，一针一血，真看得透，真说得出。嗟夫！太古之世浑浑噩噩，诸位大皇帝偏要自出聪明，为后世留下种种祸根，使千万世后人无宁日，百劫不复，苦痛不苏，岂真有万不可幸免者哉？可为一哭。板桥生在贾先生后，予敢断定其为学贾无疑。然郑仅得贾之一鳞一爪，即超轶如此，贾之胸襟可知矣。

幼时游于长沙，闻某女士于某女校演说，往聆之。女士姓名已忘之矣，惟尚能忆其亦年等于我，十七八岁而已。其演说之辞则久而不忘，以其时受有极深之激刺也。女士之言曰：“中国男子以女子为玩物，女子今日除争自由平等外，尤当以缠足、敷粉之痛苦加之男子之身，使为女子玩物，以示报复。”其时予或年稚初出世，所见甚少，乃吓至咋舌丧魄，亟避之出校。其后予亦奔走四方，勉为新智之士，此种恐惧不觉消灭，渐亦与女志士往来，深知其不能粉黛我矣。偶阅《镜花缘》说部载林之洋被困女儿国故事，男子果遭缠足之苦，窃叹古人寓言亦早有为女界抱不平者，事虽未必能行，然亦痛快语也。

癸丑冬，偶遇某女革命家于江户，短发粉颈，风趣盎然。谈次，女力诋政治罪过，从此将抱极端之社会主义。予大赞之，女后又言日本女学不善，除烹调、缝纫外无功课，女学生万不可入。予笑曰：“女士为崇拜社会主义者，社

会主义首在各尽其能、各取其需。苟天下人尽如女士，不乐为烹调、缝纫之事，彼各取其需者不将有冻馁之忧乎？况一切平等，己不愿为，谁愿为者？”女无言。予记此条不加以赘词，惟愿普天下聪明女子，游手好闲不能一事，徒知以女志士名目炫耀社会者一思之。

戴天仇言，现今世界科学发达似尚迟滞者，良以男子家累过重，读书之时间乃为谋生之时间占去大半故也。苟女子能独立谋生，则男子对于家庭之责任稍轻，谋生之时间可分其半加入读书之时间，而世界科学必益发达矣。此言自是名论，虽然，此又非男女教育平等不为功。曩见张汉英女士言，女子参政须先以教育平等为前提，而初等小学尤须普及，小学生之名额当与男小学生相等，尤为切要之言。元人谚语谓人欲娶妻而未得者曰“寻河觅井”，已娶而料量家事者曰“担雪填井”，可见有家室人之苦。晚近女子竞文明、尚奢华，为之夫者担雪益多，填井犹不易，女子且扬言于众曰男女不平等，冤哉！

晚近英雌插足社会，目空一切，肆行无忌，人多诟病，予恒对人言此无伤也。中国女子蛰伏者数千年，今偶撤其篱障，喜极而狂，藐视天下事以为均易措施，求其不乖张而貽笑柄者又焉可得？然有此数辈脑灵心敏、志高胆壮之女子投身社会，使知世故而增阅历，其间且益以挫折，或者聪明人终有觉悟之一日。苟一觉悟，即以身作则，启迪后来之女子以正轨，其收效必至大矣。

人说中国女子可怜，我说中国男子可怜。试问古今能有几个贤妇？其余抱担雪填井之痛苦者人人皆是，虽女子无智识能力，实男子当初室桎使然，然今之人无罪也。女子可推罪于男子，男子将谁怨哉？

人之相知贵相知心，友朋亦然，况属夫妇。故英小说家有言，世之怨偶不在年貌之不合，而在心性之不一。虽然，此仅言其不一也，如在中国，乃犹有甚者。女子无学，偶侪于通人，以彼劣习惯、劣根性与常识常理相搏战，眼光不同，所见各异，胜之不武，争之无味，然偶一放弛则又不可收拾，似此而言室家，非故作昧心之苛语，盖直是与野人偶耳。罪过，罪过！

夫妇制度诚属不良，在中国不自由之结婚其结果也，非男子压制女子，则女子压制男子，凭其智力互为主奴，鱼水和谐殆同虚语。其在西国，虽美其名曰自由结婚，然其结合也多事欺诈，惟重财色，心志齷齪已不堪问，结局悲惨尤不忍言。嗟乎！世间上最苦恼事、最无趣味事莫甚于夫妇之制也。

独居岑寂，纵览言情说部，又尝苦思情海波澜之变幻，得新问题数则：
（一）女子之情专乎，抑男子之情专乎？
（二）巴黎茶花女不忍以爱亚猛者害亚猛，乃与亚猛绝，是女子之恋人乃忍自舍其毕生之幸福而善为情人地者，然未闻男子有因其情人嫁彼非福，愿自弃其良缘而愿其他适者。兹并论之，究以不顾一切誓达目的者为情之真乎，抑以有所顾恤者为情之真乎？
（三

女子之对情人有用全力相搏者，偶有变故乃能手刃情人以泄恨，然漫郎摄实戈小说男子原谅女子乃无微不至，无论其如何背盟失贞仍爱之如故，但此二种均不能不谓之出于真情。然其情究以下毒手者为厚，抑以善谅人者为厚乎？（四）中国女子之善妒，究出于情爱，抑秉有习惯法乎？（五）妒能伤情爱乎，抑能增其爱情之热度乎？女子尝曰妒所以表示其爱，其言确否？（六）在善妒之人一方面设想，愈妒愈有情爱乎，抑愈妒而自乃渐薄其情乎？（七）男子善妒，女子乐受之否？且与男子对于善妒女子之心理有异同否？（八）情爱之外，尚须副以他物如人之内容、外表、功名、富贵等件否？（九）爱情神圣，或曰自不能搀以他念，然渺无他物，情爱究发生于何点？（十）《情史》上载一富家幼儿乃与一年将三十之佣妇通，两情相爱，誓不另娶。此种奇情，与彼因才子而始悦佳人、因佳人而始悦才子，爱情生于欣慕者，孰可贵孰不可贵？（十一）既有爱情，不图肉欲之好、不居夫妇之名，何以便不痛快？且心心相印，情固在也，两人均存，恣其爱亦可也，何以必须成夫妇联肉欲之好？（十三）成夫妇之事实所以证爱情之真确，不能成夫妇而图情死亦以证爱情之真确也，胡以此悲惨而彼欢乐？凡斯问题，以予无福慧之人自然不可思议，予今为予书征题，世有福慧之人者其有以诏我乎？

旧剧初有昆曲而后有皮簧，昆曲脚本悉文人所作，即传奇是也。传奇之名仿于金元，明人院本有多至数十折者，于是以篇幅长者为传奇、以短者为杂剧，要皆文雅可观，不如皮簧脚本之陋劣也。夫皮簧与昆曲不过为调各异，而科白、上下场引诗等法如出一辙，文人能作传奇，又何不能作皮簧脚本以言改良旧剧乎？名伶汪笑侬之《党人碑》、潘月樵之《明末遗恨》即是新编之脚本，颇有精彩。顷又见马二先生所编之《红楼梦》散剧《宝蟾戏叔》及欧阳予倩、杨尘因所编之《黛玉葬花》，其中尤以马二所编为合用，而《葬花》每唱句之后夹以短白，体似昆曲，微不敏活也，然已情文并妙矣。但予尤有进者，皮簧脚本无过长者，直似昆曲之杂剧，情节宜紧、宜趣、宜堂皇、宜具精神，要以历史剧之悠扬雄壮者为最上乘，至艳丽之作，须尽其悲欢离合之致，有声有色、有做有唱，不可板滞，最贵活泼，若《黛玉葬花》之曲或可尽文学之能事，成一凄怆怨慕之词曲，然难得人解，又难得演出好情节动观听也。予旧作有《豹子头》曲本半部，革命时付之一炬，去冬在东京偶与刘艺舟道及，刘编为新剧演之，但予意终以为不洽耳。

另编旧剧除吐词宜雅驯外，作者尤不可不谙音律，习各派之唱法及旧剧原有之法，否则词曲虽文而不适用，歌者有噎喉之苦，听者无悦耳之娱，何足贵哉！

剧有极善极恶，总与俗伶无与。盖俗伶因欲得钱而学剧，其志不专在剧也

。欲编新本，宜倩新人物演之，是曰客串，然滑头客串家又不宜相与也。予尝见《要离断臂》、《七擒孟获》等新编剧之草率，益叹俗伶之不能与言改良焉。

乙卯春海上归来，万忧丛集，言念国事更属可悲，人询予何悲？乃万绪千头不能自倾其肝膈。人又戏询黄浦停骖凡三阅月之久，耳闻目触亦有可喜之事否？予少思之，应之曰有。盖自其大者言之，救国储金，人民自宣其力以救国，且自知其有主人翁之天职之资格，可喜也。自其小者言之，上海新剧发达，远胜当年，其内容亦大可观，亦可喜也。此外尚有一妙语，则近来上海妇女新装束，屏其高可遮耳角、足障面之衣领勿用，而易以扣颈之短领，其上且附以白花空心栏杆，袖亦如之，其下则着西式长裙，着小蛮靴，乃与欧美装束同一风韵，真可喜也。

予友建侯有《爱国晚报》之创设，一时《五七报》、《公论报》、《救亡报》、《醒众报》、《天中报》蜂起云涌，应运而生。当夕阳西下时，满街送报人大呼特呼，其措词乃至骇人，非言某处起事，则曰某人被刺。袁家江山原来似风前烛、雨里灯，焉能禁如此大嚷大哄？此不祥之兆也。一日傍晚，街头送报人嚷声又作，予听久颇厌之，诂料是日之声浪乃别开生面，惟闻其呼曰：“大总统做皇帝，十厘廿厘。”夫作皇帝大典也，然为值不过十厘廿厘，岂不好笑？

上海近有女子新剧，且有小舞台每夕专演，此诚破天荒之奇举，然一时舆论非之。在于之意，让此辈英雄乐乐亦是与人方便，何必咬牙切齿，言风化、言男女授受之义大煞风景，盖言之不胜言，似可放过也。惟以剧之道立论，则女子于新剧似尚不能达万能之境，尚不如髦儿班坤伶带口连、着花花衣，开粉脸，唱几句西皮二簧，亦步亦趋，尚合符节也。如真欲发愤于新剧上占一地位，则卖弄其英雄本色，扮娘姨、大姐、妓女及不三不四之女学生，又谁能赛得过他？其余则不必言矣。

清康熙年间，特开博学宏词科，敕内外大臣荐士入京召试擢用，并授翰林职，此等翰林如毛奇龄等皆以绩学雄文负海内重望，虎视蛟腾，傲睨一世。每逢校艺论文之会，同馆之以科目进者率面热内惭，噤不能发一语，遂怀忌嫉，诋之曰野翰林，一时传呼。民国甲寅、乙卯之间，袁世凯为政，大考知事，所谓特任、简任官亦得保举若干，准其免试录用，是当名之曰野知事。然野翰林尚多为明代遗老，野知事悉为亡清之贪官赃吏，赐野翰林不过辱士，用野知事是为害民焉。

乞丐所着之服，文学家美其名曰百结衣，其辞甚雅，兹又有加百结衣以解剖者，其说明曰：百结之衣，质料之大皆如掌，其补缀成衣也洵一奇技。是等

衣服，微风乍起直可吹之离身，如秋风扫落叶，而若辈则借此以章身。质料之庞杂，又不知集几多破服而成一制，垢腻丛积，秽恶不可近；五色杂出，极光怪陆离之致。考此衣服之时期，约可分五代，第一代新制为上流人服，第二代半新旧为通常商贾服，第三代为工人服，第四代为贫苦人服，自贫苦人废弃而入乞丐之手是为第五代矣。予曰此衣当为五代元老，凡五代之人均受其益，惜愈趋愈下耳。

甲寅秋，刘某上书与徐世昌论政，中有句曰：“叛二百余年之天子谓之曰忠臣，叛二年余之总统谓之曰乱党。”又曰：“满清有可亡之道，项城非亡清之人。”其言短俏，一时革命党、宗社党均比之渔阳三挝而称颂之，袁政府为状颇窘。章行严于《甲寅》杂志中形容其状，亦有句曰：“政府闻之狼狈而不敢辩，勉强发一令、逐一士而大露色厉内荏之状。”又曰：“偶遇清流正士，偶加驳诘，转若所为，邻于妾妇求掩不遑。”质之当时确有此象，惟袁氏之出，革命党当年实有同意，今日似未可以复辟之邪说攻袁。但断章取义如忠臣乱党之语，尚是半句公道话。千百年后，宗社党之言论惟此可传耳。

夫妇之制，自来称正室曰夫人、侧室曰如夫人，有作《如夫人解》者力辟其说，其文曰：“如夫人三字实如意之夫人之谓也，顾名思义，位在夫人上。古者娶妻须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既娶矣，不如其意者往往有之，于是乃欲更娶一如意之夫人，故此名非贬词也。”其言新颖，大为一般姨太太扬眉吐气，于义当否非所敢知，予亦弗敢认可其说，使天下所谓一品正夫人者群起而詈我。惟如意二字颇足研究，古诗有曰：“人生贵适意。”又凡人之初生，其始必为一男一女，在耶教中目之曰亚当、夏娃，彼亚当、夏娃所居之地美其名曰极乐园，极乐即适意之谓，足见人生以男女共处为至适之事。然最初之男女无夫妇之制也，浸假而男女渐多，其结合不能如最初之单简，于是男女互寻其偶以为偶，然亦无正室、侧室之制，且并无婚姻之说也。治社会学者谓婚姻史之初期为掠婚时代，掠一女逼之为妇而自居为夫，是妇者不啻奴隶之名词。后之帝王制礼以掠婚为不当，乃变之为求婚，故用媒妁而又须待父母之命，其用意仅在免掠且勿贱妻而已。后人误解，定为礼法，取男子、女子之自由而共束缚之，男子掠夺出乎自由范围以外，束缚以礼法似亦近理，然女子之不自由如故也，虽有纳采及亲迎之礼而为其夫者仍是不相识、不相洽之人，父母虽曰命之、送之，然与自贡其女于盗穴者何异？况文明日进，男子亦不至人人尽为强暴，而礼法反强纳一双不相识、不相洽之男女于一处，美其名曰夫妇，其暴可知矣。男子不甘其暴则娶如夫人，女子不甘其暴另觅情人，亦锡之曰如意君，是皆婚姻制度所种之恶果也。或曰此中亦有自由与不自由之分解，不可一笔抹煞。予曰美哉自由之名词也，然自由亦即适意之谓也，但既称自由，何必再赘以

结婚之名词耶？观之西国，又有离婚之法，婚既可离，又何必结？论者曰离婚亦为正义，是又明明默许男女相处可合可离矣。既属可合可离，是已无关重要，然律以夫妻又何为？况所谓人者动物也，既曰动，其情爱自应有动移，今日以如意而结婚，明日忽不如意，而此夫妇之制乃束缚之，是岂非大不如意乎、大不自由乎？虽有离婚之法可以少苏其苦，然离斯离耳，又横添许多手续使人不快，又岂非多事乎？故予颇敢取夫妇之制而并非之也。

拿破仑，法国人也，而有统一欧洲之志，一世之雄而今安在？然欧洲之人至今称之，许为怪杰。元太祖以异族入主中原，亦欲包有六合吞天下，铁骑所至，西北俄罗斯、西南五印度遂入有元之版图，诎非中国之雄主哉？徒以异族之故，至今人鲜道之，且不如远在海外之日本人，尤许其为亚洲怪杰也。此其故在国人不好提倡武德，以为彼乃异族，又属暴举，且穷兵黩武不可为后世法，故明人修《元史》，宁使其疏舛四出，不使其铺张武功。元人《拖布赤颜》一书，译言《圣武开天记》，记开国战史颇详。明中叶修《元祖实录》，史臣请颁此书而弗肯出，天历修《纪世大典》，再请之亦然，故史书之成，关于西北藩封、疆域兵马皆仅虚列章名，不着一字，遂使元代疆域虽广与无疆同，武功虽雄与无功同。埋没古人，欺藐后世，莫此为甚。今日国人秉此遗传性，且来不武之讥、瓜分之辱，追忆前人，欲哭无泪矣。

拿破仑以微贱即帝位，且在宣布共和之后，其所恃者在引起法人当时好大喜功之兴趣，从事国外之战争，为法兰西争光荣，而彼之帝位即巩固于此中。益以每战每胜，威声大震，全欧慑伏，诎独法兰西之小民。及闻其败也，民心一旦瓦解，故拿破仑遂一败而不可复兴。至拿破仑第三承其余志以行而英敏不及之，故其败速而民叛尤易，是皆以武功维持帝位而帝业全关系于武功者也。元有天下，其疆域之广、海漕之富、兵力物力之雄廓过于汉唐，自塞外三帝、中原七帝皆英武踵立，无一童昏暴繆之主，且内无宫闱奄宦之蛊，外无苛政强臣夷狄之扰，又有四怯薛之子孙世为良相，与国同休，其肃清宽厚亦过于汉唐，而末造一朝偶尔失驭，曾未至幽、厉、桓、灵之甚遂至鱼烂河溃者，其故盖亦与拿翁同，以武功维持帝业而卒败于武事之一蹶不振也。日本、爪哇之征讨，覆海师于数万里，是为第一次之失败。及后顺帝即位，已无前代之英锐，而前代所遗之盛业，如外而岭北、岭西诸行省动辄疆域数千里、马行八九十日方至，内而江浙、湖广各行省，举唐、宋分道分路之制，尽荡覆之旁通广阔，务为侈阔，至此乃鞭长驾远，控驭不及，于是阿里不哥、海都诸王叛于北，乃颜、合丹诸王叛于东，安南、缅甸、八百诸蛮叛于南，穷年远讨，虚敝中国，如外强中干之人躯干庞然，一朝痿木而中原之士亦乘间而兴光复之师矣。谓非败于赫赫武功之后难于为继者，别无充分之理由也。

拿破仑之称帝在欲达其统一欧洲之目的，为法兰西增光荣，故除军事外，彼无专制之事实贻人指摘，而念念不忘祖国，必思发辉而光大之，尤为可取。故其称帝也人能谅之，以其借帝制图进行上之便利而欲贯彻其并欧强法之志趣也。元人尚武，仅在兴其家天下耳，中叶以后已呈中干之象，又复对内强分畛域，以辽金新附者为汉人，以宋人为南人，汉人重于南人而蒙古、色目人重于汉人，用人行政均不得调剂之道，是其志趣殆非拿破仑光荣法国之见。明祖为吾族吐气，起兵覆之，自是快事，但必埋没元代之武功，视同阴谋，深闭固拒，不以示人，则非所敢称也。

中国古来南北之争恒北方占优势，予作《革命杂诗》有句曰“自古南都多短命，怕谈总统祭明陵”，所以纪实也，而予所最视作极丑之事者乃在明建文帝及燕王之争。彼一家叔侄不顾羞耻，攘臂而争大宝，为之臣者乃互相拥戴，且以死难为忠，真是何苦乃尔！孰知事至今日愈出愈奇，以中原之人治中原，乃视南方等于被征服之土，派兵驻防一如满洲，且沐猴而冠，自视乃若异人，岂不使人笑脱牙齿哉！

韩山童讨元檄文有句云：“贫极江南，富归塞北。”良以元人分南北、蒙汉之见，膏泽之润罕及于南，渗漉之恩悉归于北也。诂今日又如之，独是北方一块干净土，主政者虽欲加以殊恩而强邻必视为鼾睡之乡、牧马之地，又均莫如之何也，伤哉！

元祖遣海师讨日本，大风覆盘，全军没于海，日本遂赖以保全。当时日本既闻元祖渡海东征之警报，全国震动，殆若有亡国之奇祸，一如中国今日焉。某代天皇特奔至福冈，与某僧设坛祭天，并大作佛事，一时求佛宣吠之声遍于全国。其后元师既覆，某僧遂居为己功，而天皇亦自诩其跪拜之诚乃感动天心，降殃于元。国人狂喜，亦视天皇及某僧殆立有不世之奇勋者然，传至今日，犹为天皇及某僧立铜像于博多之西公园。予闻其事，失笑者再，夫祭天求佛以御寇，与梁武帝何异？幸而大风覆元师耳，否则岂不徒为亡国史上增笑柄乎？今人为立铜像尤为无当，虽然，今日之日本固又思传其救国之佛教于中国矣。袁世凯亦乐于祭天，苟相率作一场佛事以祝中国勿亡，尤使人笑啼不得，叹为奇事也。

美国罗斯福为总统时，常慨夫美国陆军之不振，中下级军官悉恃学校出身，满腹军事学讲义而鲜经验，且疲弱不能耐劳。尝发一令，凡步队军官须三日间能步行五十英里、骑兵军官三日间能乘骑行一百英里始为合格，一时竟有诋此为苛例不能奉行，罗斯福以为怪事。予昨偶见报载北京陆军部各司员应总次长月课之考试，其命题之浅近已至极处，予尚能忆其一题系询步枪子弹何以用尖头者，试言其效用，第二题又似问步兵工作之性质，大约均出自步兵弹击

教范、工作教范书中前二三页内，即初入营之新兵、曾受新兵教育者亦当知之，兹乃以此考堂堂陆军部之司员，且有交白卷者，岂不可羞？而中国军事前途长此以往，不加整顿，亡而已矣！尚何言乎？一叹！

英国吉青纳贵族为陆军大臣，用吉青纳名义招练新军，期与德皇威廉决一死战。其招兵之广告颇为新奇，略云：现当春和之天，莫妙于往柏林旅行，有愿往者至某处报告，政府当免收其旅费，且赐以最有光荣之旅行衣及军器，惟限额若干，且年龄须十八以上、四十以下云云。英国《泰晤士报》颇讥评之，盖以其近儿戏也。昔日俄之役，俄军颇自骄，尝言欲得日本为世界一极大之公园，取日本女子为世界之公娼，及其终也乃为娼所败，贻笑于人。兹吉青纳之奇特旅行亦不知能一帆风顺否？自古用兵者，诱敌之术及止追之法类皆虚虚实实，各尽其妙，或插旗帜以张声势，或增灶减灶、唱筹量沙以自掩其军情，或结毡为人缚旗于上使驴负之以巡堞，或缚生羊击鼓以退兵，然皆不如今日之有假伦敦之奇也。英德构衅，德之齐泊林飞船尝渡海来袭伦敦京城，英之军事当局以为敌机决不于日间来相尝试，故以全力为夜间之设防，并以种种方法欺罔敌人，甚至于伦敦本境界域之外别造一假伦敦于爱宾森、克劳登、斯脱利、脱亨姆士丁佩克等处，从树林中筑造长巷，满悬弧形电灯，大放其光明，自天空下视有若都会之市街，其真伦敦则夜间全市黑暗，其所许燃点之灯数盏亦加以掩盖，俾仅仅照映街道而飞艇下视则不能见之，此亦将来新兵法中新设疑备敌之道也。

予居日本一年余，见其人民似尚有中国古时代野蛮之风，纵酒酣歌，好谈武侠，虽愈趋愈伪而当时强国强兵实赖此也。盖中古时代人民浑朴而又强项成性，最易动以大义，使之效死，故日本维新之初即大鼓吹其武士道，举彼人民佩剑露刃、自相仇讨之风而导以强国强兵之旨趣，故能一战胜我，再战胜俄，立跻其国于头等国之列。然返观吾国，似亦未为失望，燕、赵、齐、鲁间此中古时代野蛮之风似尚未发泄，苟得人利导之，成吉思汗之事业固可再见于今日也。

德国亦欧洲之后进国，其人民亦尚能有此野蛮之风，赋性单简，故乐为凯撒效死，所向披靡。如法兰西则不然，野蛮尚武之风已为拿破仑发泄无余，今日言战殆不能不加军士以迷信，且无君无神，迷信亦无从发生，故此次欧洲大战，若德、若奥、若俄、若英、若塞、若孟，莫不于其宣战书中大书曰：“求上帝保佑我军胜利。”每次得胜，主帅报捷书亦必曰：“皆上帝之赐吾皇之福。”日本虽不言上帝，然亦尊重天皇，信佛信天，全国佛教亦尝开战胜利祈祷之会。惟法国自开战至今，其政府及主帅之公布文未见一字道及上帝，非曰“赖国民结合之力获此胜利”，即曰“赖国民服役，人道之热心，我军必得最后之

胜利”。又法人保存党一派曾联名上书政府，要求以法兰西共和政府名义祈祷上帝，法政府拒绝之，亦有最真最巨之价值也。日本既以兵强雄其国矣，人民亦渐输入欧洲之文明，退出其中古时代野蛮之境界，益以天性凉薄、举止轻佻，遂一变而为欺诈骄夸之民，予诚不敢断其将来之有幸，苟有良政府以增进民德为己任，或尚可挽救万一，似现今之大隈内阁，仍是不度德、不量力，徒知愚其民使为强暴而一再鼓励之，其不幸之来愈速矣。不观夫德国乎？其政府愚其民使为强暴，其手腕措施无一不在日本上，大刀阔斧，勇往直前，识者尚谓其必败，日本自思政府之良能及德国否？一只纸老虎硬要东冲西撞，何苦来耶？予颇为日本不解。

世界各国其最先之历史不可稽考，类多以神称，而日本为尤著，彼殆以神武天皇为神，至今犹泥于天皇即神之说，视神武之子孙无一非神也。中国历史自黄帝始始成政治之性质，黄帝以前如天皇、地皇、人皇及世人所盛称之盘古等亦神也，然一国之内稍有智识者均不加上古历史上之神以迷信，革命时虽争道黄帝，今五族共和，此说亦渐消灭，质言之中国殆不能再有他种之迷信矣。自兹以往，吾人言救国亦惟有如法国所云“赖国民结合之力”、“赖国民服役，人道之热心”而已。乃事有可哂者，今之总统亦号神武，如系采总统即神之义，彼与总统共保东亚和平之日本人行将怒发冲冠，谓总统乃敢与彼开国之天皇并称，窃恐日人一怒而神武总统粉碎矣。神武总统又尝着古服祭天，其形乃似四不像之怪物，可供动物园之陈列品，姑不置论，盖予固非动物学大家也。苟予以心理学测度此等行径，是总统殆自居为天子，故视天为父而祭之。夫天不可思议神也，天而有子亦神也，时至今日半空中忽降下一人面兽身之神来，詎非破天荒之奇事耶？嗟夫！予读“国家将亡，必生妖孽”之句，予为中国泪下千百斛矣。

甲寅三月间，欧洲战事尚未起，欧之社会党相与研究此武装世界之结果，谓列强合纵连横，抗不相下，惟日增其军备以图一逞，现虽未至决裂，而军费之巨人民已弗克担任，将来非国家破产即发生大战争耳。其一人又曰：“吾人预知此大战争必不能免，宁使其从速发现，俾得早了此劫。”其言哀且愤也。未几，奥塞失和，全欧果悉卷入战争之旋涡中，苦战一年尚无止意。窃念非一方面一败涂地者，决无停战之期，然至此时彼胜利之一方面亦未尝不力尽神疲，一时不能恢复其元气，是则军国主义或亦可以与欧之人告别矣。

有拿破仑一战，欧洲各国悉由君主专制而趋入君主立宪、民主共和之时代，人民悉得享宪政之幸福，此拿破仑所赐也。有今日奥、塞、英、德、俄、法、日、比、意、土之战，将来所得究为何物乎？此一新问题也。今之欧人效死于疆场，各呼号其日耳曼主义、斯拉夫主义，似若津津有味，事后思之恐亦不

值一笑，而复发生一疑问，究为何苦来也？社会党复从而宣扬其说，于是军国主义将望而却走矣。今之社会党所以赞助战事者，虽似鉴于危巢碎卵之义，其实借此博国民之信用为将来之发言地也，故予敢断定曰今日欧之人牺牲其如许之生命财产，将来所购之代价必大有可观，纵不能达社会主义极端之境，然社会政策其进行必较今日倍其速率，可操左券也。

将来大战之后，国界问题究能打破否？此尚不能预言。然有可以断定者，将来必有国际法廷能操绝巨之势力以裁判国际上之冲突，不许有残暴之行为，且此法廷乃较海牙平和会高出数倍，可断言也。昨偶见报载美国曾开一大和平会，即系预备此种法廷之组织，并言美国各州曾有一宪法评判，曾专判州与州之争执，即是此大会之雏形，而亦即维持世界和平之良法也。

千九百十年，美之巨富加鼐琪君曾捐资千万金元为提倡世界平和之费，印度人在加尔格所办之某报即发抒其议论，曰：“平和之谈未始不美，世界平和之民无过吾印人者。然使今日亚洲、非洲之人长此现状而不改，则其所享平和之幸福为如何？”又伦敦侨居之印人某亦致书于纽约某报，有曰：“吾为世界一份子，闻此豪举不得不为世界文化前途贺。吾为印度一份子，素主张印度独立者，则反对此举宜最力。今某君所倡议者，实世界最不平、最不道德、最无人道之事，虽然，吾安得有反对之资格？奴隶之国必先享独立而后可以言平和，奴隶人民必先破坏专制虐政而后可以言和平，盖国必独立、国与国必平等而后战祸可弭而平和之幸福可享。”予读斯言，予对于未来之中国不禁又有许多杞人忧天之言矣。“世界平和之民无过吾印人者”一语，彼印人实言大而夸，乃竟撇中国人于脑后，其实中国人之爱平和不让印人，今且过之矣。予本思普劝吾民静坐以待世界平和之至，彼所谓世界国际法廷必以平和之余沥赠我最爱平和之中国人，然予言究足信否，世界将来究能和平否？予不敢力证其有。纵使有之，国与国不平等瞠乎人后，向人哀求平和之余沥，亦将羞死也。故予乃敢再诵伦敦之印人之语曰：中国亦奴隶国也，人民亦奴隶人民也，不求自立、不思破坏专制虐政，窃恐有平和乃不能坐享，即能坐享亦不能饱我饥肠也。嗟夫，国之人可以兴矣！

予今作一比喻，以袁世凯之厉行复古政策，任用旧官僚行野蛮之专制为极可恭维者，如欧洲各国当日之厉行军国主义相等，人民苦于负担，愿其破产或了结于一战，亦惟祝袁氏速尽其复古专制之余力，俾得早蹈亡国之祸或发生大革命之浩劫而已。盖非死数度不能生，中国之现象已至如此，无可深讳也。

有欧洲此次之战争为军国主义之末运，彼日本人犹乱抓乱跳，思用其武力于中国，识者谓其大愚。然中国今日之徒言平和不修军备者，或为世界所许矣，乃又不然。欧之人且引比利时为我借镜，谓国立于世界，其国人无自救之能

力者，必不可邀世界之怜恕，比利时非其类也，中国奈何乃不学比利时？夫学比利时非难事，在我肯学否也？如果愿学，则此赤铁黑血之事业亦非奇事，他国练兵必须三年或二年，他国人服兵役亦由立正稍息、徒手教练、持枪教练始，亦与中国相同，盖均非生而知之也。且不独比国如此，即英、德、俄、法亦莫不如此，中国又何不可如此哉？质言之，在此军国主义尚未完全败退之时代，吾人终不可不言武事，而吾人对内、对外且在在皆须求幸福、求安全于枪尖之上，人之必欲亡我之为快者虽不得为大智，我之束手待死者乃实大愚。国人宜抖擞精神，熬过此关，将来世界果有平和之日，以吾人素爱平和之根性处之，偃甲息兵亦大易事。譬之乡人皆斗于我侧，我虽不斗，然亦须摩拳以待以防波及，彼辈果息斗者，我自下其手可耳。

欧洲战争，各交战国互以人道正义自诩，究竟孰是孰非，无论何人皆难判断之。盖以谈人道正义者而竟至互相激战，似均有过戾，然不用武力或又各有其不得已者在也。质言之，世界趋势如此，且非如此世界不能进步，而军国主义亦长无了结之日也。与其于此中求公理、别是非，毋宁加罪于军国主义。然军国主义非人也，亦非物也，亦无可从而罪之，则惟有太息于世界趋势如此有必然者而已，太息之中偶存有一线之乐观，则亦惟有希望此战争可以促进世界之文明，早了结此军国主义之时代而已。如就目前论，德国以一国而抵抗数强国，无论胜败均足为一世之雄，然此间坚决不屈者又有一比利时，其气概亦足以自豪，虽国危邦覆，非战之罪亦足与德并称矣。至若法兰西，似亦迫于不得已而战，且其人民具有真正爱国之精神而深明国家之关系者，一日执干戈抗强暴，肝脑涂地而不悔，实至真至确之救国观念有以促之，较彼日尔曼人、斯拉夫人、英吉利人迷信君主似为少数人所驱策者，诚有不同。故予自阅欧洲战电以来，恒不愿见法兰西之败，以法不可败也。苟法而可败，是示世界以共和国家之弱点，非世界人民之幸也。

国人有世界眼光者，恒曰德国不可败，德败而英、俄胜，中国瓜分于将来议和时，一言便了矣。此说也，予信之，且予亦甚佩服德人之雄风，但必恭维德人将来执世界之牛耳，平心论之，中国未必见佳，而世界或更不堪设想也。故予虽信是说而不愿国人依赖之，国人值此世界多事之时，无论英、俄、德、法均有其优美之点可以供我钦佩、贻我教训、俾我得受感觉而奋然兴起，徒希望一方面之胜利，冀以苟延残喘，其言齷齪、其意卑劣也。

德人斥英吉利为铿锵之金钱而战，又曰英当负此次欧战首祸之责任，其言当否，非所敢知。然英吉利为伪君子，则予所深信者也。俄罗斯本一专制国，至今日乃不能不恃国民联合之力以御敌，是俄人苟立有奇勋者，将来固可向俄皇要求自由以偿今日之劳绩矣，故予颇谓俄人赴战所得之价值较英亦为重也

。质言之，今日之战，英德之战而已，一则强暴一则奸狡，一则真小人一则伪君子，欲求他日世界之和平，德当败，英尤当败，俄亦不可胜以长其专制之焰，惟有一法兰西尚可恕耳。比利时以一小国乃为德之劲敌，其中德要害几驾俄法之上，俾间接困英之计划竟莫得而施，虽然，比固曰尊重其中立而御强暴之侵其中立也，德纵有万分无已之苦衷亦不能道出，故遂居强暴之名而不恤，是其中最苦者乃在德而不在比。当列日之战，比横当德军进路，俾法国得以整理军备、英师得以渡海、俄师得以入普，时至今日，德犹出东入西，疲于奔命，其苦亦可谓烈矣。然比利时立此奇勋且牺牲其邦土，天下后世犹不免评其为英之功臣而已，亦可叹也！

比利时为欧洲国际上冲突之中心，历来祸乱之媒介，列强均抱一越国鄙远之心，思翦此区区者，以为己有，特以一人投骨，群犬磨牙，因置之为瓯脱地。是非相让之结果乃相争之结果也，非有所尊重而不敢动，乃有所顾忌而不得动也。一旦战端开始，列强均视此为必争之地，于是所谓公认其为局外中立者固可得而公破之，不过首先发难者虽得优胜之势、先发之利，而大不韪之罪名亦随之而已。然欲德国学宋襄公贾仁义之虚名，受身败天下笑之实祸，德岂为哉？故吾人局外评论此事，固当尊重比利时，然亦不可厚非德国，且尤须知国际公法之不可恃，局外中立国之不可为，事至紧要关键时，无一种特殊之精神、毅然无恤之决心，不足以言立国之道也。

今之人尽赞美比利时而厌言土耳其，其实比之于英、土之于德似同一关系也。德土交欢，以巴格达大铁路为媒介，此路由柏林经过君士坦丁，横贯小亚细亚，出巴格达及波斯湾口，德实利用之以行其殖民之大政策，且同时为世界交通上之大革命。彼苏夷士航路及西伯利亚铁路或将因此而锐减其价值，英俄均有不利矣，故英乃渐易其防俄之政策，变其维持达达纳尔海峡阻俄海军出路者为仇土之举，且又恐俄于黑海先得胜利，乃皇皇然先以海军叩土之海滨而问罪。然土耳其究如何乎？谓其纯粹为德之傀儡，殊不尽然，盖土耳其回教国也，其土地在欧洲者介居于耶教国之间，次第为耶教国所迫压，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迨至最近之巴尔干战役结果则捉襟见肘，几不能自存于欧洲，徒以英俄之暗潮乃保有一角，国家至此，焉有不思图强雪耻者？今益以巴格达铁路之关系，欧洲土耳其所失地悉渐成斯拉夫人种之势力，举柏林至巴格达之通路茅塞而横梗之，使德之巴格达政策大受影响，是德亦颇不愿土之失势于欧洲也。土德联合，德虽具莫大之野心，而土亦实苦心孤诣，冀雪近年来之深耻巨辱。达达纳尔海峡一战，抵拒英、俄、法腹背水陆之夹攻，力不少衰，志不少馁，其精神与价值可以供人之敬慕，不让比利时也。

英比之关系，德人言之晓晓，我中立国人不为此日耳曼之口吻。但远观一

九一一年比国上下两议院关于军事之讨论，足以证明比国实欲脱去中立之羁绊加入最强者之一面，其理由书有曰“比之永远中立，乃所以保全欧之均势”，陈词甚高。比以绝大代价始得此中立条约，世人方为比幸，实则比之困难及危险有此乃更甚。今为比计，当请列强开一公会取消比之独立，则比庶得自由，倘非然者，一旦德法有事，比为中立所束缚，势将尽驱其民与首犯中立者抵抗，因此之故，比遂不得不助乙国而敌甲国，既助乙国则以其运命与乙国相连属，即使比兵战胜，乙国不竞，比亦同受其害。在战略及政策上论之，比宜支配现势不宜为现势所支配也，且比人不得谓敌兵入比境后始为犯比中立，须知敌于比境附近集兵已早犯比中立，此则德法所同，比又何必俟其力强者之一面敢于穿境而过者乃起而与之敌，事之蒙昧有过于此者乎？况兵之取攻势者，其力恒强于取守势者而胜败之机先伏，比又何必常于败之一方面联合其运命而不加择别于其间乎？总观此言，是则比之于英法或亦最后择别而得之良友也。既言有所择别，则比之敌德或不仅为中立问题，而另有一种特殊之精神足供中国人之赞叹也。

“比宜支配现势，不宜为现势所支配”一语，此即比利时特殊精神之所在也。比前此之为中立国，受现势所支配也，然其害比人已历历道之矣。今欲支配现势，则自以脱去中立为先务，盖非脱去中立不能择别一国联合之以支配现势也。最近战役，比虽未实行脱去中立，吾人苟不敬重其特殊之精神，则随人之后痛詈德意志而已。然詈德之于比利时无益也，于我国尤不必有此一副长喙也。且青岛之役我国受中立之害苦矣，吾人苟欲尊仰比国之特殊精神而窃思步武，则宜熟读前文，须知“永久中立”四字至和平之美称也，而比以为束缚，且欲解除之，是介于两大之国明明无中立之余地而倚赖中立，是为无立国之精神者矣。比因具有此立国之特殊精神，故终克出于一战以期支配现势。吾人与其敬重比为自保其中立而战，毋宁谓其雄风泱泱为支配现势而战乎？此外又有一必知之点，则我国乃真为为现势所支配之国也，将来列强媾和时，我无发言之权而为分割之料，是可为痛哭流涕矣。流涕之余，不独无面目对比，且又何敢望与土耳其并论？故我乃极力赞土，谓其亦有支配现势之雄心，与比利时同一可敬也。

德之人有谓比利时实愚者，英、俄、法之人亦有谓土耳其实愚者，然皆谰语也。比苟不敌德，让其假道出师，英、俄、法三国必将仇比，万一德人得最后之败绩，比将与德同处不幸之厄运中，且先德而受协商国裔割之害。即使德获胜利，将来德之处比又如何？窃恐非假道之谊即可动德人友爱卵翼之心也。予于此敢断定比如联德当不仅许德假道，且必随德与协商国为敌，如今日之与英法联军之情形相同，盖非出之一战，比终不能达其支配现势之目的也。但与

德战亦战也，与英法战亦战也，此其间究与英法战乎，究与德国战乎？此在比之自择，且此种之择别尚非根本问题，根本上之大计划惟在一战字，择何方面而战，此不过计划上一种应用之手续耳。且比之人固尝言曰：“摩洛哥问题未定以前，德实为比好友；摩洛哥问题既定之后，法或较德为佳。此中宜大加审慎，未可冒昧从事。或直派参谋官驻扎于德、法、英、荷四国使馆，细心研究此事，当以全国之利害为本位，不当以感情之作用为本位也。……比人受法之文化最深，常为法之意见所转移，至宜注意。德为联邦帝国政体，法为共和政体，就兵事言，比终以向德为愈。法自共和以来，内政分裂，日趋微弱，德则蒸蒸日上，有旭日当天之势，况在兵事上原须保存一极大之阶级思想，以共和为政者万难与帝国主义相驰骋也。”以上之言，见诸一九一一年“远东通信”《比议院国防问题军事脱立中立之辩论案》，所言即亲德主义也。是可知比固尝欲与德携手也，今改其方略以联英法，使德居侵害中立之恶名，而比则义正词严，博世界各国之称许，比固未失计也。但其未失计之处不全在拒德入境之时，追忆一九一一年议院辩论之情形，尤不能不深叹比军事家用意之深远也。此中又有一可称述之点，比人明知法之共和政体不能与强暴抗，今毅然从之，人民又极受法民之感化，发挥其至真至确之爱国精神以救垂危之国，尤可敬也。

土耳其之情形较比利时尤为迫切，试思欧战之导火线非近东巴尔干问题乎？巴尔干问题亦即土耳其致命之伤也，土即不战，他日欧战了结，土欲不为现势所支配，能乎抑不能乎？欲求不罹此劫，则惟有期望支配现势，然则战而已矣。联德而战择其为害少轻故耳，战而胜，土从此将振其国威，尽驱斯拉夫人种于欧洲土耳其以外，以雪近代之仇；战而不胜，受列强之裔割，亦土之分也，且无可幸免者也，亦无所谓愚无所谓不愚也。

意大利太无丈夫气，背盟而守中立，斯守中立可耳，乃久而又久，思乘奥人之疲敝，甘心于奥，德人讥之，谓其自暴弃应得之权利而纵身自投于不幸之漩涡中。予意则谓加入战争原不恶，背盟亦不可厚非，惟欲仇奥则一九一四年之秋即宣战可耳，待至今日乘人之隙，非予所取也。然开战以来已及二月，又无煊赫之战功可言，何苦来哉？

英人驱印度人于战场，人为印人悲，予为印人喜。盖印人为奴久矣，兹得有当兵之资格，且立战勋，印之人或有昂头吐气之日矣。予固尝闻有当兵之义务者必有自由之权利，此义务固可求得此项权利也，印人其勉之！

欧战中最遭不运者莫如波兰，俄德之人战于其野，屠其人民，火其屋宇，波之人无罪于俄，亦无罪于德也。且波兰人分裂其土为二国之奴隶已非一日，方冀托庇于大国可坐享和平之幸福，詎知二国乃假其地为搏逐之场，使遭池

鱼之殃，波之人何处呼冤哉？此外又有最妙之点，二国均以波兰救世主自命，俄人曰吾将夺德所取之波兰土地重立波兰王国，德人亦曰吾将使俄人弃其波兰一部分之领土为波兰王国重建之基础，一若此战乃为波兰争其旧都、复其故物而发，然细绎其言，则不过慷他人之慨而已。且预计特派一亲支贵族戴波兰之王冠，使永远为其附庸，于波人奚益焉？而彼强大之国反借此自诩为人道、为正义，其实苟真为人道、正义者，各自弃其所占之波土，畀波之人立国立政府可也，战又胡为者？自吝其所有而欲夺人所有以施恩，又胡为者？予窃为彼强大之国羞。

各属地之战争亦是至无聊之事，苟他日本国败者乃以畀人，胡如当初不夺之为愈？使本国而胜也，则以一纸条约划入本国版图可耳，今日碌碌又奚以为？

欧战声中有一最新颖之名词曰“教训”，不独欧人言之，即远在西半球之美利坚前总统罗斯福亦发洋洋大文刊诸杂志，标其题曰《吾人所得欧洲战争之教训》。文中历述比利时、卢森堡二国之受祸，国际条约之不可恃，巴拿马炮台之不可不筑，每年制舰费之不可裁，武备军事尤不可不讲，其措词可谓激警矣。美犹如此，我将如何？或曰我中国远处东方，既未曾与人缔结国际条约以巩固国境，又无巴拿马运河炮台之可筑，更无基本之海陆军队可以为增师制舰之扩充，醉生梦死于此而足，又何必远引罗斯福之名言扰国人沉酣之深梦？予曰：罪过哉！

又闻之甲国以武力压抑乙国，亦谓之曰“教训”，德之敌英、俄、法也，其宣言曰英实世界动乱之媒孽，俄尤野蛮横暴之巨擘，其他如法、如比均各有其非，吾德将加之以教训；然英、法、俄、日之仇德也，亦宣言曰德为半野蛮人种，予等亦联合而加以教训。好事者且列为预想之条件，曰德将取消其陆军第一之资格，并让海上霸权于英，是则德国所得之教训也；而德之军人又抗言报之曰，吾德所得之教训，战胜即正义一语而已。血肉横飞，骂声充耳，吾人果以何种根据而评判其是非乎？

予于此而又有感，列强互以野蛮相詈，互以武力加于其所指野蛮之国，列强究孰为野蛮孰为文明？在此一篇洋洋教训未终了之前，终不能以空言解决之，惟将来战事结局勿论谁胜谁负，必能各得其心领神会之教训而去，斯可知也。然返观吾国豺狼当道，狐鼠横行，是真为野蛮国也。设有他国以野蛮詈我而加我以教训，其若之何？即使如一般袁政府卿大夫士所云，现中国已成承平之世，而外人必如英之詈德、德之詈俄，无端加我以野蛮之名词，又无端而兴师动众，不远千里而来加吾国以教训，吾国又将如之何？予对东邻，予已心惧，然予料中国之后患乃不仅此。英加德以教训、德加俄以教训，美人旁听此教

训而去，即有人提倡预防之道，吾人不善旁听而坐待此教训之来，其来也，如村学究之扑顽童，鞭挞从事矣。今日有受东邻之鞭挞而嚶嚶啜泣者，然他日尚有甚于鞭挞者又如何？是宜速自猛省已！忧时之士痛哭陈辞，虽不敢上侔于罗斯福，然世界有益之言固不专出诸罗斯福之口，愚者千虑亦有一得也。

欧战以来，全球震动，即缺少世界眼光之中国报纸亦多佣译人纷纷译英、美、德、日诸报之陈言实诸篇幅，大标其目曰“欧洲之战报”、“世界之风云”。吾国人鉴于市面之恐慌，西人之纷纷回籍，洋货之缺少及暴腾，青岛之战事、山东人民之流离迁徙，亦知中国而外实有此意外惊天动地之奇祸，不得不向报纸堆中阅其事实以资谈柄，是即引起国人注目世界大势之好教训也。但此教训为印板文章，未经名人为此诠释，又无良教师为之教授，其中利害之关系固仍茫然无知也。不幸而又有中日之交涉起，国人受此番切身之教训，对于欧战或又加一层之注意矣。

战事愈延长，各交战国所抱之欲望必愈扩大，但在战争未结局之前多不以其腹稿示人，惟有心人得于暗中揣测之。欲求一语以包括其战争结局之目的，则欲图一劳永逸之策，且恃其战胜之狞威，攫取许多之利益以偿其战争之损失而已。现时足以供此项之损失者，在欧洲惟巴尔干及近东土耳其耳，但此巴尔干诸小邦亦多加入交战国之列，究之事后孰先受分割之痛者，当以德之胜负为标准。使德而胜也，与德为仇之塞尔维亚及们的内哥罗自应供德之烹割以泄其忿，如土耳其者似有可图暂时之安全也。使德而败，塞、们二国附诸英、俄、法三强之骥尾，同时亦得以战胜国自豪，而土耳其乃有灭亡之祸。土耳其如亡，俄国或有利益，至若英、法二国实无最大利益之可言。且此中关系虽为此次战争之导火线，而其所以小题大作、舍死力争者，乃在夫孰握海上霸权、孰握陆上霸权之点。因欲解决此点，乃各投其一星之火燃此导火线，成此巴尔干之爆裂。此爆裂之地在战争终局后必狼藉不堪，实无得此可乐之趣味。吾人苟一思之，此时之中国较诸巴尔干战血余腥、荒凉满目者如何？吾人自幸其安全，彼新握海上霸权、陆上霸权之战胜国亦将羡慕吾人之安全，攫取吾人安全之乐土为彼战胜国之胜利品矣。譬如一大博局，其中呼么喝六之人悉皆豪商大贾，其胜负殊不能以局中之现有货币计，而天下名都大邑之巨产、巨大建筑实为此局中之博注。呜呼痛哉！中国不幸此时乃成一博注，而争其胜负者即彼英、俄、德、日也。至于巴尔干及土耳其，不过博局中暂用之货币耳，可不叹哉，可不惧哉！

谈欧战至此，人问予胡以为此琐亵之谈？予曰是即予个人所得之教训，取以形诸笔墨，此一寸心固是唤人愚梦之赤心也。人问予何不作大块文章写之？予曰予不文，不敢厚颜亦作战役史论。史论二字尤予所畏，随便谈谈，只好

填笔记之篇幅也。

偶阅七月十八日《时报》北京专电，袁世凯总统府之内史监致函内务部，请查禁坊间出版之《中国预言》。予亦尝于报纸广告中见有《中国预言》之广告，大标其题曰“金圣叹手批本”。予颇喜阅金批之书，然予却不信此种荒唐之说，故等闲视之，未一购阅。后见查禁之电，好奇之心生，遂亟购一册阅之。看来看去，总看不出袁家天下的好处来，宜夫此老之勃然愤怒，毅然查禁也。是书虽曰金批，然亦不过《推背图》六十段并一金序而已，其序亦仅言《推背图》，而吕望《万年歌》、诸葛亮《马前课》、李淳风《藏头诗》、邵康节《梅花诗》、刘伯温《烧饼歌》、黄蘗禅师诗等篇并无圣叹只字，书贾汇刻成编，统名曰“金批秘本”，亦欺人之道也。金批《推背图》，证其已往之事至三十三象而止，此象乃满清入关之征。若三十四象成何事实，圣叹固无从臆测也，故其言曰：“证已往之事易，推未来之事难。然既证已往，似不得不推及将来，吾但愿自此以后，吾所谓平治者幸而中，吾所谓不平治者幸而不中，而吾或可告无罪矣”云云。予阅是书，首注意金批，故于三十三象以前有金批证实已无舛误者毫不注意，而于三十四象以后加以思索，求其与金批是否符合，觉金亦有谈言微中之处，代为补证数则列后。

三十四象讖曰：“头有发，衣怕白。太平时，王杀王。”颂曰：“太平又见血花飞，五色章成裹外衣。洪水滔天苗不秀，中原曾见梦全非。”金批曰：“此象疑遭水灾或兵戎，与天灾共见，此一乱也。”予曰此象主洪秀全太平天国之革命，“头有发”言长发也，“太平时”言国号也，“王杀王”言东王、北王之自相残害也，“洪水滔天苗不秀，中原曾见梦全非”二句嵌入“洪秀全”三字，且又隐指曾国藩之姓、太平天国之必败也，妙极准极。

三十五象有“西方有人，足踏神京”之句，又有“帝出不还”、“帝子临河筑金台，南有兵戎北有火”之句，实指咸丰出狩热河，英军火焚圆明园之事。金批曰：“此象疑有出狩事。”此言中也。

三十六象颂曰：“双拳旋转乾坤，海内无端不靖。母子不分先后，西望长安入覲。”金批曰：“此象疑一女子能定中原，建都长安。”予曰金先生误矣，此主西太后庚子出狩西安之兆，第一句之“拳”字并含有拳匪之意。女子固是女子，长安亦是长安，惜西太后乃非定中原之女子而为覆满清之女子耳，然亦足见金先生妙思，亦能稍得其端倪也。

三十七象讖曰：“汉水茫茫，不统继统。南北不分，和衷与共。”颂曰：“水清终有竭，倒戈逢八月。海内竟无王，半凶还半吉。”予曰此象乃清亡之征，“汉水茫茫”指武汉首义之地，“倒戈八月”指首义之时，“水清终竭”、“不统继统”指清亡之宣统朝代，“南北不分，和衷与共”嵌入“南北共

和”四字，“半凶半吉”亦是民国共和宣布后之实情，且半吉似属袁字，盖言共和半凶之故乃在此袁氏之当权也。金批于此象乃不能置词，此殆金所不能料者。南北共和真是空前绝后之事，予非生在金后得见此举，又焉能言之历历乎？金序又有曰：“胡运不长，可立而待，毋以天之骄子自处。”使金当时知此象即为清亡之征，其欣喜当何若？惜哉其不知也。虽然，三十七象以前之事既如是真确，三十七象以后之事又焉知不一一非伪？予智不及金圣叹，又乌从推测之？乃就金批所推测再赘数则。

三十八象讖曰：“门外一鹿，群雄争逐。劫及鸢鱼，水深火热。”金批曰：“此象兵祸起于门外，有延及门内之兆。”予曰此即指欧战言也，《推背图》至此遂具有世界眼光，可谓极妙。

三十九象有“鸟无足，山有月”之句，似指青岛。又云“旭初升，人都哭”，是明明指东邻日本之祸矣。金批云：“此象疑一外夷扰乱中原。”信然无讹，且此象尚有“十二月中气不和”之句，似尚切合旧历甲寅十二月之事，日本要求条件固于是月递出也。

四十象有句曰“一二三四”，似指民国四年。又云“一口东来气太骄，脚下无履首无毛”，“一口”即是“日”字，“无履无毛”恰恰画出一个日本人来，惟末句有“生我者猴死我雕”之句，以嵌字法测之，其中乃有“猴死”二字。或曰孙中山亦猴也，究竟民国四年该死者是那一个猴，则非予之所敢知也。

四十象之后实无从推测，阅金批亦不敢谓其言为是，惟四十一象有“称王只合在秦州”之句，参考他篇，如《梅花诗》亦有“豹死留皮，长安秋色”之句，如禅师诗又有“旗分八面下秦州”之句，岂亡清死灰尚有在西安复燃之一日乎？予颇不信其有此。

四十二象有“美人自西来，朝中日渐安”之句，有“中日安”之字样，或者此时因美国自西来而中日交涉遂无事矣，是亦可喜之兆也。惟四十五象又云“有客西来，至东而止。木火金水，洗此大耻”，又云“金乌隐匿白洋中，从今不敢称雄长”，或木鞋儿尚遭教训也。

予所最喜者为五十九象，此象数将终矣，其词曰：“无城无府，无尔无我。天下一家，治臻大化。”又曰：“一人为大世界福，手执签筒拔去竹。红黄黑白不分明，东南西北尽和睦。”金批曰：“此大同之象。”予亦曰至此而世界大同矣，世界亦终有大同之日矣。在此象之前之五十六象又有句曰：“飞者非鸟，潜者非鱼。战不在兵，造化游戏。”可见促进世界大同者仍赖战争，非可坐致，然则今日武备不可不讲矣，此言也望人勿以荒唐之言而鄙弃之。

此书之发刊，其跋言有曰：“民国时代例无忌讳。”盖在君主时代，个人

之天下患得患失，故恶此书。若五族共和，其间绝无个人之得失，只寓国运之盛衰，为总统者禁之何为？

宋张邦昌，齷齪小人也，然其人乃屡遇奇运。当元符三年时奉旨出使高丽，适其国王薨，国人重中国使人，权立邦昌为王，旬月后宋帝诏还之。靖康中又奉旨使金营，金人图灭赵，立邦昌为楚帝，服袞冕朝百官三十余日而罢。嗟哉！此人命宫中不知主何星曜，乃能屡窃南面之权，作临时之国王及皇帝。予于此乃大为项城怅恨，惜未具有张邦昌之命，虽曾出使高丽，阿附异国，乃尚不能得皇帝一日半日之册封，碌碌长年，行将就木，深羨张邦昌之奇遇而不能达其的，天耶时耶、运耶命耶？袁崇焕有知，亦当为彼力图上进之孝子贤孙洒几点悲愤之泪，呼天梦梦也！

暇时偶与友谈中国务省之方言当以何处为最优，予首取苏州语，友问其故，予曰吴侬软语最适于表情。今试隔邻而听吴娃语声，无论其人妍丑奚若，其语声之缠绵，总足使人之意也消，可爱也。又有论吴歌者，其言曰吴音清柔，歌则窈窕洞彻，沉沉绵绵，切于感慕，故乐府有《吴趋行》《吴音子》，又曰吴，皆以音擅于天下，他郡虽习之不能及，可见自古已有定论矣。

世间男子喜怒哀乐之事，其极点恒在女子之身，缕列之以见一斑。夫最可喜者美人之眼波也，且尤不止眼波，世有作美人百态诗者，是美人自顶至踵均可喜也。最可悲者思美人不见，求美人复不得，或与美人有情而事不谐，凡小说以苦情、哀情名者，其间固不能脱出男女之窠臼也。他如最可厌者为丑妇多作怪，最可怕者河东狮子吼及悍妇诟谯之声，最可听者为小女子之歌喉，最可乐者为意中之人来归，均皆其最著者也。世无女子，男子必无喜怒哀乐七情之可言，而世间之喜怒哀乐悉发轫于男女之间。予于此乃深羨彼世间多情之眷属，并赞美其为极乐国中人，而于彼生无艳福者又不禁为彼抱一片同情之痛，且叹孽海茫茫，众生苦恼，乃不仅我一人也。

予弟昨询予一事，略谓中国幼童恒畏见外国人，何故？予思此间颇有研究之价值。盖中国父母长上之抚孩提，遇其啼哭或有所乞索时恒以外国人恫吓之，并造作种种无稽之谈，谓外人如何暴厉，当之必无幸，以止小儿一时之啼声。譬诸《三国演义》所述，人闻张辽之名，虽小儿亦不敢啼，其实小儿焉知张辽，更焉知张辽之可畏？不过父母长上一时，故意渲染张大之，不期而输入儿童脑中耳。在父母当时之意，亦不过止小儿暂时之声张，然其为害乃种植小儿以畏外人之劣根性，至成人时或半成人时，每见外人终不自觉而生畏惧。又譬如人本不畏鬼，且深知无鬼，亦因童时常受恫吓之故，脑筋中畏惧之夙念终不能自拔，意气消沉，精神颓丧。人既不武，国焉不弱？是在此后之为父母长上者有以救正之，其实教育儿童之法只宜启导之，循循善诱之，不在作此无稽之

谈恫吓之以伤其脑也。

古来诗人名士，最不幸者为陆放翁。予此言甚怪，特以陆之事实证之。放翁初娶唐氏女，伉俪相得，弗获于姑，陆出之未忍绝，为别馆住焉。姑知而掩捕之，遂绝，后改适同郡宗室赵士程。春日出游，相遇于禹迹寺南之沈园，唐语其夫为致酒肴，陆怅然赋《钗头凤》一词曰：“红酥手，黄藤酒，满城春色宫墙柳。东风恶，欢情薄，一怀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春如旧，人空瘦，浪痕红鮫绡透。桃花落，闲池阁。山盟虽在，锦书难托。莫，莫，莫！”唐见而和之，未几怏怏卒，放翁复过沈园，赋诗哭之，已足称情天之恨事矣。后放翁之蜀，宿一驿中，见题壁云：“玉阶蟋蟀闹清夜，金井梧桐辞故枝。一枕凄凉眠不得，呼灯起作感秋诗。”询之则驿卒女也，遂纳为妾。方半载，夫人逐之，此夫人当非唐氏女可知也。妾临行赋词曰：“只知眉上愁，不识愁来路。窗外有芭蕉，阵阵黄昏雨。晓起理残妆，整顿教愁去。不合画春山，依旧留愁住。”此又一恨也。贤妻美妾无福能消，悍妇恶姑此情谁怨？亦难乎其为放翁矣。况放翁处天下多事之秋，中原板荡之日，腥膻遍地，胡患弥天，放翁一生又碌碌不得志，望空挥泪，无处埋愁，不得已而寄情香艳，聊以自遣，又复遇如许之恨事，反加煎缚。“篋有吴笺三百个，拟将细字写春愁”，翁诗曾自道其恨矣，悲哉！

龚定庵生平放浪不羁，颇爱妇人，所遇亦甚奇，故晚年有“试问英雄末路里，温柔不住住何乡”之诗，虽伤心语亦得意语，盖终有乡之可住也。其子孝拱较乃父尤怪，所谓上有好者下必甚焉者殆是。孝拱初名公襄，后乃屡改其名曰刷刺、曰橙、曰太息、曰小定、曰昌匏，愈改愈奇僻。尝入粟一应京兆试不售，大恚，由是弃举子业。好为狎邪游，顾以性冷僻、寡言语，落落寡合，中年益落魄不堪，至以卖书为活。旅居沪上，与粤人胡寄圃相识，时英使威妥玛方立招贤馆于上海，延四方知名之士佐幕府，胡以孝拱荐，威与语大悦之，乃就孝拱读《汉书》，由是西人以孝拱为英使之师，呼“龚先生”而不名，一时道学先生遂群起攻之。孝拱因益放浪，尝倡言：“中国天下与其送于满清，不如送与西人。”庚申之役，英师入京焚圆明园，谣传为孝拱所画策，并饱载金玉重器以归，于是人益不齿之。孝拱遂又自改其号曰半伦，半伦者，言其无君臣、父子、夫妇、昆弟、朋友而仅爱妾耳。求幸福斋主人曰：伤哉，此名乎！夫人而不相容于父子、夫妇、昆弟、朋友之间，其人心绪之恶劣之凄怆可知矣。然妇人女子乃有能相容之者，是妇人女子不亦可感而可爱耶？顾人生不得志，仅寄情于妇人女子，然亦大可伤矣。后又阅《孽海花》说部，言半伦有二妾，凡著书时一妾磨墨、一妾画红丝格，可谓极人世之艳福。讵知某年正月二妾乃同时遁去，是虽欲联系此半伦而不可得，从此想当更名曰不伦矣。呜呼伤

哉！人生至此，尚有何言？至于就馆英人，倡言排满，在当时为恶德，在后世为美谈，惟圆明园一节不无可疵。然半伦并未致富，临终时仅遣一值价五百金之碑帖碎剪之，足见其窘。当时人鄙弃之过甚，又恶其好谩骂人，或造作圆明园之谣以污之未可知也。又闻人言，曾国藩欲羁縻半伦为己用，设盛宴款之，微露其意，半伦大笑曰：“以仆之地位，公即予以官，至监司止耳。公试思之，仆岂能居公下者？休矣！无多言，今夕只可谈风月也。”是其人乃高尚如此，鄙为外奴孰信之哉！

龚定庵性怪诞而诗词伟丽，足动人。旅京都，乃与荣恪郡王绵亿之子所谓明善堂主人某贝勒之福晋私，事发，引疾归。晚年又眷一妾曰灵箫，别有所私，竟以药酒死定庵，或又曰某贝勒不忘旧恨，阴遣客之。是则定庵所谓温柔乡者乃死乡耳，然而死亦风流，死亦清静，较彼令郎半伦联系半伦而不可得，生受潦倒凄凉之苦，犹差胜一筹也。

龚数十年后又有汪笑侬，以明经拥某王邸皋比，邸有寡妃，与私焉。久之，为羽林军主者所侦知，竟将一对野鸳鸯缚送宗人府请治罪。西后及礼王均以家丑弗可外扬，褫汪明经头衔而反妃于王邸，后汪之江左，携一中年佳妇，即是此妃。妃善歌簧皮诸声，汪则擅弦索，渐亦能歌。及为上海天乐窝琴师，贫不能自给，遂亦拾闺中人之唾余，上红氍毹唱须生，以伶隐之名大振江左，现犹在燕京乱唱《马前泼水》也。此事奇极，其艳福且较定庵为多，穷书生固可以傲名士矣。

《江淮异人传》戴沈汾隐居乐道，家有二妾。一日，谓妾曰：“我若死，尔能哭乎？”妾愕然曰：“胡出此不祥之言？”固问之，曰：“苟若此，安得不哭？”汾曰：“汝今试哭，我观之。”乃升榻而坐，强二妾拥袂而哭，哭至伤心处，汾竟死矣。此种死法甚妙，若使龚半伦如此死，其乐当无艺也。

予不爱下棋，去年游东京，人强我为之，二三子后即推盘而去，见他人津津视若异味，习为之终日不倦者，颇以为异，然亦不愿趋视之。人问何故，予曰：“下来下去终在这圈圈内争胜负，跳不出圈儿外，谁耐烦用此心机？且予不特棋也，凡种种事欲我无端多用心，我即弗愿为之。”虽然，此仅言棋耳，其实世间事即一局棋耳，跳来跳去谁又在圈圈外者？予生二十余年，自问尚有才智，欲自勉为一阴愎之人与世人争一日之长，似尚不弱，然得之奚益？遂不屑为，以成今日之冷僻怪诞。然予又非厌世也，厌世亦无甚益处，虽日日宣言曰予厌世、予厌世，然亦跳不出世界外，又何必言厌？亦惟有自适其适，得过且过，今日有机遇为圣贤英雄即为英雄圣贤可耳，明日不幸而必坠落为罪人贱夫则为罪人贱夫可耳，我与世人本无争，苟世人欲强与我争者，亦如下棋至濒危之时，亦不得不少用心思，聊以对付，非以求胜，自然而然故也。世有智

者，孳孳不息，攘臂而争，兼程而进，甚或倒行逆施以求旦夕之幸，视予苟安或尚较彼稍佳矣。用以自慰并以自解，乱世之人或嘉予言。

田北湖为其远祖田兴作传，述其远祖兴与明祖之交谊有同兄弟骨肉，顾兴成不居功以布衣终，明祖特遣使人持手书召之于六合，其书的系明祖亲笔，有足观者，选录于下。书曰：

元璋见弃于兄长不下十年，地角天涯，未知云游之处，何尝暂时忘也？近闻打虎留江北，为之喜不可仰。两次召请而执意不我肯顾，如何开罪至此？兄长独无故人之情，更不得以勉强相屈耶？文臣好弄笔墨，所拟词意不能尽人心中所欲言，特自作书略表一二，愿兄长听之。

按：明祖此言骂尽一切文绉绉之人。呜呼！文人所长者笔墨而已，恃其所长故遂好弄，然乃不能尽人心中所欲言，是文字果有何用，不亦可以休乎？

昔者龙凤之僭，兄长劝我自为计，又复辛苦跋涉，参谋行军。一旦金陵下，告遇春曰：“大业已定，天下有主，从此浪游四方，安享太平之福，不复再来多事矣。”我故以为戏言，不意真绝迹也。皇天厌乱，使我灭南盗、驱北贼，无德无才，岂敢妄自尊大？天下遽推戴之，陈友谅有知，徒为所笑耳。

按：明祖此语是何等胸襟！然以明祖之雄才大略，犹有此良心上一句谦词，世无豪杰，徒使小儿曹妄自尊大，是亦更可笑矣。

三年在此位，访求山林贤人，日不暇给，兄长移家南来，离京甚近，非但避我，且又拒我。昨由去使传言，令人闻之汗下。虽然，人之相知莫如兄弟，我二人者不同父母，甚于手足，昔之忧患与今之安乐所处各当其时，而平生交谊不为时势变也。世未有兄因弟贵惟是闭门逾垣以为得计者也，皇帝自是皇帝，元璋自是元璋，元璋不过偶然作皇帝，并非一作皇帝便改头换面不是朱元璋也。

快人快语，非真英雄谁道得出原来作皇帝是偶然之事？有什么天聪明、圣文神武，若一作皇帝便须改头换面，真不值一笑也。虽然，一切事皆当作如是观，勿为文人所愚俗情所动，才是脚色。

本来我有兄长，并非作皇帝便视兄长如臣民也，愿念弟兄之情，莫问君臣之礼。至于明朝事业，兄长能助则助之，否则听其自便，只叙弟兄之情，不谈国家之事。美不美江中水，清者自清，浊者自浊，再不过江不是脚色。元璋煞尾说两句江湖话，真不愧英雄本色。

统观全书，诚非文人所能下笔，尤足见明祖系一爽快男子，非皮里有血、眼里有筋，铜枷铁索牢不自拔者。此种文字真是千古奇文，不特历代帝王家无此一副笔墨，即自命为英雄豪杰之一般人又孰曾慷爽若此？予读此文，痛饮三大杯黄酒，浮一大白。

相思之相字有交互之意，盖指男女双方而言也，然亦有仅为一方面者，如平儿不爱我我爱平儿之类，是之谓单相思。但单相思有时亦可为双方相思之起点，而且可以促进双方之相思也。又有一种人，偶见古来书册中之美人才子而羨之慕之，亦成单思之病。相传某闺秀爱读《红楼梦》，必欲嫁宝玉哥哥，家人焚其书，乃哭宝玉数声而死，即此类也，是之谓梦幻之单相思。又有一种人本无所思，然以人生适意之故，终不可无佳人作伴，而目中所见之佳人又非我意中所有之佳人，遂潦倒凄凉，以为佳人实不可得，然脑中、心中固时时常存一理想之佳人之面影也，是之谓理想之相思。予有《蝶恋花》小词云：“人人都道相思苦，侬不相思，也没相思侣。苦到孤怀无定所，看来还是相思愈。天若怜侬天应许。侬愿相思，可有相思女？倘得相思恩赐与，相思到死无他语。”即此理想的之相思语也。昔才子张灵仅许崔莺莺为佳人，然予意犹以为未洽，欲予另出一言更正之，予又弗能自抒其胸臆。天下才子，其能各以其理想中之佳人绘为蓝本，描摹于小说、传记、诗词间以示我乎？予馨香祝之矣。

予不解声韵而爱填词，日后必下工夫学之，此道较作诗为尤难也。今之作词者仅求合谱不求上口，于平仄中无有差讹，已自命为老手，然此类之老手又多板滞不见性灵，是于音调上、字句上无一可取也。不得已而思其次，现值音韵萧歇之日，何如仍以注重性灵为主，而予之乐于为词者，亦仅取词之一道最能发挥性情故也。里巷歌谣每多天地间之至理、艺苑之妙句，然其所谓至理、所谓妙句者，类皆似词中语，可见妙句以词为最多，而天地间之至理乃易发现于此长短句中。

词与诗不同，曲又与词不同，然词固又可合于诗也。《药园闲话》曰：“《殷雷》之诗‘殷其雷，在南山之阳’，此三五言调也。《鱼丽》之诗‘鱼丽于，尝鲨’，此二四言调也。《江汜》之诗‘不我以，不我以’，此叠句调也。《东山》之诗‘我来自东，零雨其蒙，鸛鸣于垤，妇叹于室’，此换韵调也。《行露》之诗‘厌行露’，其二章又云‘谁谓雀无角’，此换头调也。凡此烦促相宣，短长互用，以启后人协律之原。”是其明证矣。至于曲之与词相似，浅而易见，勿待解释。然诗、词、曲之分界又竟如何？王阮亭有曰：“词中之‘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定非香奁诗；曲中之‘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定非草堂词。”却真不可思议，有天然之界限也。

填词作曲须晓七声，近今词学荒芜，昆曲绝响，故七声之学亦无人过问矣。迩年忽讲究皮簧，尊崇谭派，谓谭鑫培之吐字悉有阴平、阳平之别，于是一般戏迷遂退而考求七声，予亦戏迷之一，敢不从事？尝按之毛氏《七声略例》阴平、阳平、上声、阴去、阳去、阴入、阳入之七声，其音易晓而鲜成谱。周

德清但分平声阴阳，范善溱《中州全韵》兼分去入而作者不甚承用，故鲜见之。今略举其例，每部以四字为准，谐声寻理，连类可通，初涉之士庶无迷谬。计凡七部，惟上声无阴阳可分，叙次先阴后阳，亦姑袭周氏之旧耳。例如左：

阴平声 冲、该、笈、腰

阳平声 蓬、陪、全、潮

上声 无阴阳

阴去声 贡、、霰、钓

阳去声 凤、卖、电、庙

阴入声 谷、七、妾、鸭

阳入声 孰、亦、、错

苟解夫此，可以唱戏，可以任意窜改脚本矣。

予尝聆谭鑫培之《碰碑》，反二簧中第四句“锦绣龙朝”之“朝”字用阳平声咬字，“龙”字稍一提高、稍一顿挫而底底将“朝”字叫出，“朝”字之后转折仅有五折，如他伶唱则提高乱耍一串花而“朝”字乃念成“超”字，非其阳平声之本声矣。又第六句“我杨家反做了马前的英豪”，“杨家”之“杨”字系阳平声，在此种地方唱，难得叫出阳平声来，故谭乃易之曰“我父子”，“父子”二字均为上声，上声无阴阳，易于上口，高下疾徐均可任意为之也。由此以观，名伶自改脚本、更易唱法，必有其理由在，非胡扯淡也。

又孙菊仙唱《朱砂痣》一段慢二簧，第三句“泪流脸上”之“流”字，按阳平声叫之余味甚长，“脸上”之“上”字的系上声，以菊仙苍老之喉咙唱来亦甚悠扬不现痕迹。又第四句“难配鸾凰”之“配”字为阴去声，故叫得切实。至“鸾凰”二字有时亦唱作“鸳鸯”，“凰”系阳平声，“鸯”系阴平声，“凰”字下可以耍腔，“鸯”字下则不能耍腔也。由此类推，无论二簧、西皮，凡字之属阳者始可用之于耍腔之第末字内，而字属阴者则当截然中止也。原板二簧《盗骨》词中之“我也曾征过了塞北西东”，此“东”字下不能耍腔者，以其为阴平声故也。又《空城计》词中慢板西皮之“凭阴阳如反掌，保定乾坤”，此“坤”字下不能耍腔者，亦以其为阴平声故也。至于《卖马》词中“两泪如麻”之“麻”字系阳平声，故谭鑫培遂行腔其下，愈增凄凉之韵焉。

旧剧唱词大概用中州音、吴音、鄂音三种，此外又有二字，如“更”不读庚而读斤，“脸”不读捻而读简，谓为习惯音。然以予考之，庚、青、蒸韵可通用，而“更”字可作历字讲，譬如更事之名词即经事之谓，故“更”可以读经。至于“脸”字，明明系居奄切、音检，在俭韵中，其读捻者乃俗音也，剧中独用其古音，何足异哉？

上海入剧馆坐包厢看戏者多妇人与大商贾，位分固然至尊，风雅全然不解

，那能真悟得剧中三昧？俗伶偶善两句花调，大标其名曰谭派以媚座客，座客听之而悦以为谭派即如是如是，果叫天自来，其行腔之花必较此更甚。及叫天果来矣，人震其名，亦果空巷往观矣，一聆其歌单简干净，乃惶然大骇，以为谭调必不如是，非叫天为伪者，即其不用心耳，不然，胡与我平日理想中之谭叫天、习闻之谭调异乎？于是叫天遂受此理想习闻之影响，知音寥寥，不能自见于上海，可悲也！

中国人之特性惟善于附和、善于模仿，附和之徒毫无主见，模仿之物亦不过得其形似。由沪人心目中所谓之谭调以推及于他事他物，固莫不中此病也。故中国今日文章、工艺，事事物物均无进步之可言，可胜叹哉，可胜叹哉！

尝见吴趼人所著小说，内载香港当初开埠时，华商到者寥寥，一窈人子穷极无聊，偶买得小儿玩物，以口吹“兵碰”作响，名为滴滴冻者计数十枚，携往香港，日坐于外人总会之门大吹之。一西人出见而大异，询每枚价若干，窈人子不善英语，伸一手指示之，盖言一文钱也。西人不知，以为一元，即授以一银币。及入口吹之，一吹便破，于是奔告同类速来研究此物。及众人至，均以为异，则争投银币购而吹之，有响者、有不响者，其能于吹响之人视不能吹响之人有傲色，而不能吹响之人遂大忿，解囊出巨金购多枚吹之，旋吹旋破无吝色，求其响而后已。然彼吹能响者亦为技不精，时有破损，故亦须时时补充。如是数月，外人尽能吹作“兵碰”之声，而窈人子之囊橐亦满载而归广州矣。此事虽近滑稽，然西人确有此好奇之心理也。

又闻乙卯年巴拿马博览会中有一中国人设摊卖水烟，尝独坐摊前，执水烟筒吹纸媒子使燃，烧皮丝烟吸之。一西人见而大异，向其借一纸媒子吹之火不能燃，遂亦邀朋引类共来研究，致劳及其著名理学博士亦亲来试验。博士至，虽能按物理学加以种种之解晰，使人悟明其原理，然其不能吹之使燃如故。足见西人随处留心，无一事不思求其真理也。国人惟知皮毛，不求进步，当恨自己之愚，莫笑他人之痴，斯可矣！

又闻有一善吹唢呐之华人，偶随贵人赴西洋，于舟中出唢呐吹之，西人均加叹赏，一德国人尤崇拜，请其为师授以吸气之法。后德人艺成，遂以善吹军笛名，且译中国《风入松》《破阵乐》等曲牌入德国军乐谱内。盖外人之善学有如此者，神而通之，变而化之。以视中国留学生仅知拾人牙慧者，真有霄壤之分也。

日本与我国同居东方，同是黄色人种，其发见西方之文明而学之也亦同一时代，顾今日而彼则蒸蒸日上，我则毫无进步可言，果何故欤？予初亦思之不解，后见英文《京报》揭载一英人之论说，解释此问题颇有充足之问题，特摘述之代我喉舌。

距今极远之时代，中国即以自己之文明嘉惠于自国毗连各地之野蛮人种。此等人种不知书写并不知计时，中国人乃以较高尚生活之理想传授之，俾脱离野蛮之状态。今日之所谓日本者，其初固在受教之列也。日本人之最初性质习惯，与婆罗洲食人喋血之丹克种族相差不远，直至受中国文明之教化始脱原人状态，知所谓法律，知所谓立法之人，知尊重圣贤之教训，知过去之历史，知世有较高于争杀攘窃之生活，知美术、学问、商业为平和之盾。凡兹种种，虽日本有悬河之口亦不能辩驳也。殆其后感觉西方文明之压迫时，日本已非复杀人喋血之种族，已遵奉中国之教范，又天性爱进取，知中国之文明虽能导入于文化之乡而不能获取物质进步，向世界上争发言权，于是弃此取彼，一反掌间将承袭于中国政治上、经济上之原理已成为日本生活之一部者割而弃之，而别采用一思想完全不同之制度。于是为时不逾半纪，而日本在外观上固为一欧化的国家矣。顾中国亦同时学步而进行甚迟，其所以然之故亦不难知。盖中国文明之发展历数千年，蟠结于人心至为深固，日本取之中国非有先天之关系，根基浅薄，故一见有其他之文明即舍旧谋新，并无困难。至于中国则不然，国民生活之理想经数千年之演进，与日本当日得自外来者不同，外来之物掘之则易，本国产生之物，非经艰辛剧烈之程序不能别取他物以代也。

予抄此文一通后，于“日本受中国文明之教化”一语思得一事证实之。偶阅郑板桥《题画》有曰：“画家写意二字误多少事，欺人瞒自己，再不求进，皆坐此病。必极工而后能写意，非不工而遂能写意也。”予于此乃思及日本之画。彼日本旧式画不得不谓曰学自中国者，且其画家颇重写意一派，浓墨大笔乱画桃符，即自诩曰予善于写意，而其实乃不足博大雅之一晒也。此其故即原因于根基太浅，仅曾学我之皮毛又不肯下工夫先从规矩工笔上入手也。由此类推，凡日本所谓之文字、汉文学、诗词等等均莫不与其写意画相近，皆缺少中国浓厚之真精神，与英文《京报》所云实无一不合。偶闻人言，日本有一文学博士尝研究汉文，人询其何故用心如是之深，彼笑而答曰：“三十年后，予将入中国执汉文之教鞭耳。”嗟夫！我国人三十年后岂遂真无一人解汉文，而必远请颠倒文法之文学家来作我良教师耶，抑日人之言夸大不足信耶？然而须自励矣。

岁在甲寅，自古多乱。刘献廷《广阳杂记》所纂，如尧之洪水、幽王之得褒姒、吕政之易嬴、吴三桂之叛清皆在是年，然皆弗如民国甲寅西历一九一四年兵乱之凶剧，然此言偶然符合亦怪事也。

或谓中国今日如人患麻木不仁之病，不日即将亡矣。然今日固尚未亡也，魂虽出舍而躯壳固尚在也，于是救国之士恒曰宜唤醒中国之魂或尚可救也。然唤魂固又唤之久矣，而病之无起色如故，是终不可救药，是终须死而就木也

。但死后不知有国鬼否乎？如以言人人死固有鬼也，惟无鬼之论现代科学家历历言之，于今请先研究鬼以证明国鬼之说。

人死后究竟能作鬼否？生者未曾试死一遭以试验之，而死者又一去不返，弗肯以鬼事语人，惟余一般未受鬼阅历之人乱发挥其臆测之词，以有鬼无鬼相争论，其实皆鬼门外汉耳，乌足以言鬼？故予乃自惭人不如鬼，不敢乱谈鬼道。惟据乡间父老所传述，大凡鬼之现世均以生前遭急病死者为多，如吊颈鬼、如产后鬼、如无头鬼、如水鬼之类是也，至于寿终正寝者虽有疾病杀之，然其被杀也甚缓，故鬼亦无有，即有亦弗如急死鬼之恶厉。是一言以断之曰：人惟惨死者始有鬼耳。

人如此，国亦想当然，故予乃希望中国之速亡。譬诸亡于共和告成不久之后，固明明产后鬼也。又譬如为外人所分割，固明明为断头、断四肢之惨死鬼也。留得鬼在，终尚能寻人作祟，使亡我者不能得一日半日之安宁。苟麻木不仁逐渐而死，是与寿终正寝者无异，亡后并鬼亦不可见，永无翻生之一日矣。故予乃敢作不祥之言，愿中国要亡便早亡耳，木鞋儿其有意乎？

予友绍英尝言张献忠奇人也，且愤世之人也。不然，胡爱杀人如是之甚？且献忠之为人别无他种嗜好，即女色亦不甚爱，惟独具此杀人之癖，尝剥女足为塔祭天，竟忍断其爱妾之足为塔顶，虽曰不近人情过于残忍，然世皆人也，胡独彼一人不近人情如是，甘心残忍如是？或亦其人有满肚皮牢骚不合时宜，且视天下之人皆为可杀，故遂性情尽杀以浇块垒乎？然其人心中之悲怆之凄楚，是当较被杀者为尤痛苦矣。相传献忠有短偈曰：“天生万物以养人，人无以对天，杀、杀、杀、杀、杀、杀、杀！”嗟夫！人果因何种恶德无以对天，遂生怪杰之愤懑，一一以宝刀超度之使趋善地乎？予撰此则，予心大痛。

中国自有历史以来，每逾二百年必有一场大乱，死人总在数千万以上，无可免者，此其故亦颇费研究。后绍英又告我曰：“大凡承平过久，人口必日益加多而生活无计，遂不得不揭竿作乱。及其终也，人数骤减一半，且所残余之一半大皆老弱无用，怵于死者之惨，已无作乱之心，惟有思治之念，故有杰者出遂得安然登帝位，重称承平之世。”此言也颇有妙理，今日欧洲各国大战经年，互争其海上霸权、陆上霸权，与夫往昔之冒险远出，经营荒野，灭人之国、割人之土，均莫非人数过多生活问题为之厉阶。嗟夫！求生而死，诘不可悲？

中国素有人口众多之患，即如山东一省，其人民流徙于东三省者每年有数十万，故今日东三省之人皆非满洲土人而为关内之山东人。且山东人之往东三省者类以剽悍之民为多，譬如里有无赖不事正业，父老及邻人均忧之，均缚而至临海之地方，少集资与之，使赴关外谋生，并美其名曰送，于是此无赖遂乘

船而往满洲矣。然其终不能谋生如故，遂辗转而为马贼，大概今日关外之马贼均山东人也，而马贼今日所以如此众多者，亦良由山东人中之不能谋生计、务正业者源源而来关外入伙也。此种人之在北满及东海滨者，颇多奇男子。国无英雄留心边事，遂使此辈为盗贼以终，岂此辈之罪哉？

往年亦有人提倡招致马贼，且美其名曰杰，意将有以大用之。事虽未成，然亦颇具眼力。但予之意不然，如于承平之时招致此种人而给以厚禄，养其惰性，未免可惜；如欲用其为个人死士，向国内争权夺利，以致荼毒生灵，为罪更大，均非予所取也。苟有雄杰者出，欲用兵于东北，为四千余年之古国壮其威声，则是种马杰一招便来，其勇武可驾哥萨克骑兵而上之，拼死一战洗我国耻，亦不负男儿好身手矣。苟非此者，匪特马贼不就抚，抚之而不善于用之亦终于为害也。

将来东北国境不发达则已，苟一发达终是此辈马杰之世界也。将来南洋群岛不扩张则已，苟一扩张亦终是我国华侨之世界也。华侨乎，马杰乎，是皆强大我中国、巩固我国境、开拓我殖民地万不可少之人才也。

或谓予乃以马杰比华侨，未免无礼。此言也予固不能不抱歉，然予亦未尝无说也。按明末清初郑芝龙占领厦门与清人抗，以厦门为思明州，后兵败往台湾，其子成功继其位，虽大事未成，而革命种子乃为成功所手植以传至今日。此革命种子无他，即秘密会社是也。初名天地会，其一派流于暹罗、新加坡、新旧金山、檀岛者易名曰三合会，现时之华侨犹多有三合会中人，而其祖若父固莫不为海外避秦之人，当时清庭又何尝不以叛贼呼之乎？彼马杰者亦不幸而在穷边绝域耳，如其在洋岛之中又何尝不有坚忍之精神以事商业？质言之，是皆郁郁不得志于国内之人而已。华侨固当尊崇，马杰亦不可厚非也。天苟不亡中国，华侨与马杰必能各抒其进取之精神、坚忍之能力，为中国扬国威于北陆、南洋间也，国之人其勿等闲视之。所谓隐居之士尝与政治有关，其用意盖首在恶政治之齷齪，故远而避之，是则所谓隐者只以不近政治界为标准，其余毋论寄身于何地，均足以言隐也。故人有隐于伶界、隐于商界、隐于酒乡、隐于僧寮之称，而不必拘拘于深山峻岭、竹篱茅舍也。然则华侨、马杰又何尝不可曰隐于商界、隐于盗窟乎？且孤岛重洋无异于蓬莱之境，穷边绝北随处是白云之乡，谓曰隐居，孰道不然？伊人何在，增予遐想也。

予偶撰一“盗隐”之名词使人骇怪，兹又见卫泳之《悦容编》又发明有“色隐”二字，以为一遇冶容令人名利心俱淡，如迦陵妇人集所谓“爱玩贤妻，有终焉之志”者，均色隐也。谢安之东山丝竹、马融之绛帐笙歌，即是此中名人，有足称者。近日不乐名利之人多卜居上海，而上海又繁华冠全国，为南方花薮，与其以“市隐”名，何如赏心寻乐以“色隐”名乎？虽然，此中苦况

个中人亦有难于告人者，偶信笔及此，予又呕心血乱发牢骚矣。

在世界上作人已是一件苦事，而作中国人更苦；中国人固然苦，而中国人中之女子为妓女者乃苦至无可伦比。予每一涉足花丛，必闻见许多凄惨之事，扫兴而退，遂以是为畏途。嗟乎！安得黄金千百万，尽超脱千百万可怜之女子出火坑哉！

讲社会主义者有废娼之说，其实此事目前何能作到？予并非反对此说，反对徒托空言，于事无补，仅务为深远之谈者也。夫女子卖娼，与之交者仍男子也，并非与禽兽合也。男女相交有对待之性质，胡男子以为乐，妓以为苦，而其他女子之交男子者又不以为苦？此其故可以自由与不自由二语分解之。为娼者与人交乃不自由之交接也，既言不自由则非娼之所自愿可知，然胡为而致此？则鸨母领家之罪也。顾鸭母领家亦有说，曰：“我之妓女固我之金钱所购来者，我为资本家而彼为劳动者，是当服从命令与人交接勿厌，以饱我囊橐。”斯言也违背人道极矣，以美国解放黑奴之例言之，文明国之人尚不以异种人为奴，而自国之人乃反以同胞为贩卖品，此应受死刑者也。若言资本家与劳动者之地位，则资本家应保护劳动者，工作尚有时间，应接岂无限制？似彼鸨所为惨无人理，固法律所不能许者也，然救正之法如何？是仍须以法律制限之。

予若得为议员，定提出一议案于议院，曰“娼妓保护案”，请定为律法。此律法之内容乃为逐渐废娼的政策，其办法缕列于左：

（一）饬全国巡警调查各管辖区域内之娼妓，无论领家所有抑系父母作主，均须报名请领证书。每证书收费一元或二元，自领之后即认为公娼，并目之曰第一班公娼。

（二）第一班公娼分三级，略如租界之长三、幺二、野鸡等。第一级三年期满准其自由，第二级二年期满准其自由，第三级一年期满准其自由。自由后适人与否，领家与父母均不得干涉之。有愿入济良所、工厂者听，有适人者领家与父母不得苛索分文。

（理由）公娼之所以分等级而各级之自由期限有差别者，因妓愈贱而交接愈滥，海上野鸡花烟间日日均可延人为欢，其惨痛真较与禽兽交接尤甚，故此种苦妓自由之期限特短，以示怜恤之意。至于自由不用代价者，盖三年或二年之服役已足以报主人，纵亲生父母恩德深重，而舍身奉养亦足谓已尽子女之义务。惟其后有愿工作事亲者仍在人情之中，可听其自便，但父母不能视之为应有之权利耳。

（三）经第一次调查之后，有再请领卖淫证书者仍可发给，并仍照第二条办理，其未经官许者查出重罚。

（四）妓女各依其等级受领家管班之驱使，并在其法定之时间内名曰服役

。服役之时，领家不得虐待鞭打，每夕不得接二客，有病时停止服役。有欲嫁人者，其身价不能超过当初卖价一倍以上（此项卖身契约当经官验看并注册，不得以少报多）。有不遵者，妓女得随时控告之。

（五）上项办法以十年为限，十年之后不准鸨母经营此项营业，禁止贩卖人口，停发买妓一项之证书。惟亲生父母经其女子之同意愿为娼者，另发一种证书，准其营业，其自由之期限与第二条同。

（六）服役已满之妓女不得再为妓女。

（七）再逾十年为尊重天赋人权计，即父母亦不得勒逼子女为娼，于是乃订志愿娼之法规（另订之，但亦限年限）。

（八）再逾十年，废止志愿娼。

如是办法，是三十年中可以无娼矣。虽属狂生一时理想之谈，而于数千百万女同胞之生命之人权有莫大关系，予下笔时似有无数可怜之女子乞援于我，我心为之竟日不安。世有有心人望赞成吾说，共同推广此办法而校正之、补助之，功德无量也。

又中国娼在租界者为多，其下等者之在租界尤如处黑暗地狱中，备受一切未有之痛苦。吾之办法自应及于租界，想西人素重人道，必能嘉纳予言。或先由有心人以此法要求先行于租界，或组织一女界人道会以提倡之，均可也。

中国人娶妾之恶习亦随娼妓之众多而发生，夫娶妾为正式太太所弗许，即予亦弗敢谓之曰合于正义。但中国一时有许多娼妓无从出脱，似娶妾亦是救饥救溺之道。然淫鬼贱夫娶妾恒在十数以上，毫无怜香惜玉之心，徒纵一时禽兽之欲，又何苦来乎？相传清时有满员某，多蓄姬妾，老不能兴，乃伏诸女身咬其肌肉以泄恨，又性猜忌，每出外时必使诸妾易新履坐床头，归而视其履底有无泥污；又某道员筑一密室，日与诸妾裸逐其间，是皆天杀的奴才也，不可为法。

中国女子反对丈夫娶妾，因此痛恨妓女至于切骨，殊不知妓女非乐为妓者，其所以堕落如此，命也。女子中有此种可怜人，女子不怜之而又恨之鄙之，其可恨可鄙之原则不贞而已矣。然设身处地想，所谓一品大夫人者不幸而亦陷身烟花队中，又有何能力足保其贞乎？余澹心作《李十娘传》，其述十娘之词有曰：“儿虽风尘贱质，然非好淫荡检者流如夏姬、河间妇也。苟儿心之所好，虽相庄如宾，情与之洽也；非儿心之所好，虽勉同枕席，情不与之合也。且儿之不贞，命也。”是于贞字上似亦可以恕之矣。

狎妓在古时本一风雅事，故娶妾亦一风雅事也。陶学士有桃叶、桃根，苏学士有朝云、暮云，千古传为佳话，而今则风雅绝响矣，可为一叹。然因此之故，妓界遂益不齿于人口，而大妇虐妾亦多于当年矣。白傅有诗曰“老大嫁作

商人妇”，妓在当时以嫁商人为可悲，盖商人不知风雅也。今日则商人占妓寮中第一把交椅，而所谓政界官宦者又大都为浪子流氓，质言之，均不知风雅为何物也。妓界又焉得不愈趋愈贱，作妾者又焉得不愈降愈卑乎？

曩读《小青传》，至其绝命书中“未知生乐，焉知死悲”二语，为之挥泪如雨。嗟乎！人孰不乐生哉，下至蝼蚁之微亦知生乐，而人乃独不能知之，不亦大可悲哉！然生而无乐，生亦如死，是死之悲虽未曾知，而生之悲固已知之矣。有生而悲，死又何惜？此言也，非悲痛绝顶人何能道出？予于此，乃亟思尽取天下妒大妇而殍以老拳。然此乃理想之谈也，其实人生不幸娶有此类妒妇，亦早宜死去为乐，又何心娶妾哉？

有询予志愿娼当作何解者，予应之曰：娼亦未尝不可为也，虽以色身事人，但亦取有代价。且所谓事人之道，亦是寻常男女应有之事。寻常男女以爱情相结合，其无爱情者岂不终鰥？故娼家乃起而代之，而另以金钱为媒介焉。推其性质，实与神圣之劳动家无异，人不能从而贱之也。况所谓男女交接者，男子虽具大欲，女子亦有同嗜。以鰥夫例寡妇，则男子亦未尝不可卖娼也。卖娼之原则在非爱情之结合，以男女二人行之便成交易，何必劳鸨儿、龟儿干预其间，为天地间造作许多不平之事乎？

前言似不透彻，兹再作一比例。譬如一丑男子在爱情上绝不能得一美女子之欢心，然颇思交一美女子，于是有一种美女子以生计上之困苦，愿舍身为娼，供此丑男子之欲念，而易金钱以养生。又譬如一丑妇人亦实不能供美男子之一盼，然亦思得美男子而交之，于是又有一种美男子因生计问题愿折节与交，利其多金，是皆同一理也。惟其间均须为娼者之自愿始成交易，或因来客过于丑劣，心颇不欲，则可得自由拒绝之，不如今日之苦妓一任领家之驱使，无论老幼媼妍、生张熟魏一例欢迎也。虽然，予有罪，盖此言又未免太透彻也。

往年上海有妓曰陆兰芬，晚景颇自由，居胡家宅洋房，开筵庆寿，门悬灯彩，雇警兵为之弹压，来祝寿者或马车、或肩舆，红蓝晶顶均有而六品以下之官独无。入寿堂叩拜如仪，兰芬一子甫五六岁，居然衣冠回拜。及其死也，其姘头王某为其发丧，亦署灵曰先室，其举动之豪与阔大老官何异？故娼妓亦不可为而可为也。

男子不幸而为优隶、为绿林响马，然优隶与响马中有真英雄在，如雷海青、昆仑奴、大刀王五之类是也。女子不幸而为婢妾、为青楼贱娼，然婢妾娼妓中亦有英雄在，如绿珠、红拂、柳河东之类是也。世有英雄，岂可具贱视娼妓之心哉？

无论男女，只问其是否为真英雄。如其真也，则为皇帝王侯、为夫人妃嫔、为优隶盗贼、为婢妾娼妓均是偶然之事，无所谓荣，无所谓辱，无所谓尊

，无所谓卑。明太祖以沙弥作皇帝，武则天以尼姑作女主，偶然而已，岂有他哉？一切英雄望勿自馁。

自来南都粉黛争称维扬之女，今日则苏州吴娃乃于妓界上占莫大之势力，良以苏妓容貌娟秀，性质玲珑，装束淡雅，谈吐圆转，周旋敏捷，有天然美人之丰韵也。清末初向日人争回间岛，简某都护为延吉边防大臣，大臣乃召致苏妓数十人往，使为延吉之乐籍。不数月，苏妓之名喧传于黑水白山之间，歌喉扇影倾动一时，日、俄、高丽之妓见之色沮，渐乘间逸去，缠头脂粉之费遂为苏妓所独得。此虽属一大奇举，然亦足占苏妓之势力矣。珠泉居士《续板桥杂记郭心儿传》中有句曰：“向来秦淮诸姬，以苏帮为文、扬帮为武。”而正、续《板桥记》中所载名花亦强半为姑苏产，是苏妓之盛已不自今日始，而将来之发达尚未可限量也。

邹枢《十美词》所记之巧蝴蝶与如意，均其十二岁至十五岁时，外祖母怜其深夜读书无有伴者，乃命媒婆买此二女为之执洗砚拥书、拂几扫榻之役，借慰岑寂者也。此种读书法好极好极，予若有此奇福，必终身闭门读书，不求闻达矣。又黄永《姗姗传》有云：“永下第归里，常与人往来。劈笺调墨，目不暇给。思得丽姝为记室，遂聘姗姗。”此种请记室法亦好极好极，人不能享此读书之乐，亦当享有此贤记室。然不幸如今之人，均不易言也。

时人所刊之《双星杂志》第三期中曾载有《忆旧图咏》八则，为竹间吟客王简卿所作。其《晓虹吟榭》一则曰：“予既不乐为西湾之游，间有宴会则以君从。君年方稚，且朴愿如良家女，予故乐之，以为目中有妓而心中固无妓也。一夕被酒至君家小坐，君忽颜窃留予，予异之，君曰：‘鴛之命也。君不留，儿无完肤矣。’予曰：‘鴛惟利是趋耳，如所欲以畀之，其免矣乎？’君曰：‘然第君既出金而不屑留，儿复何颜？’予不得已为勉留一宵，君就枕三五语即酣睡，而予则终夜不能成寐，起而叹曰：‘噫，此孽海也。’书之以告世之家贫而鬻其女者。”寥寥百十字，道尽个中酸楚，非寻常香艳文字也。予居上海，常夜午驱车出，满街“来来”之声不绝于耳，其间且杂以“做做好事”、“谢谢耐”可怜沉痛之语。呜呼，是岂彼辈所乐为者哉？自黄昏以至夜午，鹄立街头，雨夜如此，雪夜如此，饥寒不顾，乃偏有心寻欢，且白昼宣淫，多多不厌。呜呼，岂此辈女子真一淫至此哉！是皆鴛之命也，是皆如《晓虹吟榭》之言，违之则身无完肤也。予读此文连呼曰该死该死，可怜可怜，故不避空谈之讥，拟出前项之《娼妓保护案》。读予书者有长于英文之人，能将前案译作英文，寄之西报同为提倡，先使此辈夜夜呼“来”之可怜虫得以少苏其痛，岂非较之作种种慈善事尤为有功德乎？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上海巡捕房常将在途拉客之雉妓拘之，科其罪曰违章，加其罪名曰取厌行

人、戒其将来则锢之黑室若干日，此真莫大之冤枉！夫取厌行人、在途拉客，均非妓所愿为而鸨有以迫之也，不罪鸨而罪可怜之妓，妓从何处呼冤哉？

有一种人狎妓，必大摆其臭架子，偶拂其意必暴跳而去，且非如是不可，否则畏有寿头之称，然有时乃累妓吃苦不浅矣。以予之思，此诚何必？妓亦人也，同有五官四肢，同是父母娘老子所养，究竟我比他又能高得几何，便值得如此装腔作势？且妓之拂我因有憎我处也，妓憎我因我有可憎之道也，我亦常憎人，焉能禁人憎我？且我恃何物，乃欲买美人之心使相爱而不相憎，徒发彪劲又与我有何益？是亦可以休矣。偶见王简卿之作，尊妓曰君，感慨及此。

白居易《长恨歌》有句曰：“遂使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此重女之俗原不可以风后世，但《绿珠传》有句曰：“绿珠井在双角山下，耆老传称汲此井者诞女必多美丽。闾里有识者以美色无益于时，因以巨石镇之，迨后虽有产女端妍者而七窍四肢多不完具。”又有所谓昭君村者，生女皆炙破其面，故白居易又有诗曰：“不效往者戒，恐贻来者冤。至今村女面，烧灼成瘢痕。”夫以一二美人之恨事乃使父母易其重女之心，致深恶女子为不祥，恐其以美贻其终身之不幸，竟忍毁其肢体、炙其玉面，是亦可悲也。今之为贱妓者苟聆此言，必悔其初之未毁肢生瘢痕矣。虽然，美人之自爱其貌与佳士之自爱其才相同，苟非万不得已，孰愿自毁之？纵云出自父母之意，然事后思量，此身何辜，乃罹此劫，亦当引为终身之恨事。予意则谓与其有天赋之美貌而自毁，曷如死之为愈。嗟乎，嗟乎！是之谓不知生乐，焉知死悲。

凡为男子不可无怜恤体谅女子之心，唐皇甫权《步非烟传》有曰：“洛阳才士有崔、李二生，崔赋诗末句云‘恰似传花人饮散，空抛床下最繁枝’，其夕梦非烟谢曰：‘妾貌虽不逮桃李而零落过之，捧群佳什，愧仰无已。’李生诗末句云‘艳魄香魂如有在，还应羞见坠楼人’，其夕梦烟戟手言曰：‘士有百行，君得全乎？何至自矜片言苦相诋斥，当屈君于地下面证之。’数日，李生卒。”虽属文人游戏笔墨，然亦可借以戒世之唐突美人者。

《非烟传》所述，乃在武公业之不足偶非烟，故烟书有句曰“匹合于非类”，以非类之匹合而有外遇，似为天赋之自由权，无分男女也。公业村夫，既不解风雅以博美人之欢心，又何能据有美人，使为绿珠之向主？而非烟之私赵象，系爱象之风调不能自持，且尝以放荡自愧。不幸好事多磨，而赵象亦未能如李靖之后来得志耳。不然，步非烟岂不能如红拂妓之为后世称赞哉？至武公业鞭楚非烟大煞风景，诚村夫所为，人皆弗取。李生何人，乃推波助澜，代公业责备冤鬼，死固其罪，似尚须打入拔舌地狱始快人意。

天下男子绝不足怜恕者有数种人，卖国贼、守财奴、元绪公、孔武有力之恶丐。天下女子绝不足怜恕者亦有数种人，妒妇、泼辣货、鸨母、媒婆。如是

种种，是皆可口。

醇酒妇人，人道是英雄末路所作之事，其实亦不尽然，此四字固可作消磨潦倒观，然亦可作风流跌宕观。且徒然不近酒色亦算不得即是英雄，而英雄之为物又非泥雕木塑来者，徒于不近酒色上作工夫，天下亦无此种酸臭之英雄也。宋柳永未第时有词曰：“青春都一晌，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此真是腔子里面语，英雄英雄亦不过浮名而已，何忍以赏心乐事换来此无用不值钱之物乎？

越想矫作英雄越不是英雄，越不想矫作英雄却自然而然的是英雄，兴之所至、情之所适，天真露焉，本色在焉。偶然思饮则入醉乡，偶然好色则入情海，聊以消遣，岂有成心？虽属游戏，又见性灵。寄语乱世男儿，勿再沉迷不醒，还向人山人海乱寻英雄之功课，乱挂英雄之商标，使咱老子看来好笑也。

南唐宰相冯延巳有乐府一章名《长命女》，云：“春日宴，绿酒一杯歌一遍，再拜陈三愿。一愿郎君千岁，二愿妾身长健，三愿如同梁上燕，岁岁长相见。”此真千古第一等妙文也，看来虽似平常，而三愿之中层序井然，趣味深永。其第一愿之所以先祝郎君者，盖以世界之大、人类之多，在我女子惟知有郎君一人，世界无郎，我不知有世界也，人类中无郎，我不知有人，且并不知有我也。因有郎而后有世界，而后世界有人，而后人中有我，是郎者即我之世界，即我之世界所独见唯一之人，而亦我之性命、我之灵魂也。我宁可无世界，我宁可世界无人，我宁可人中无我，然独不可无郎也。故劈头第一愿即“愿郎君千岁”，信口道来，不假思索，此盖我心中脑中、晨昏风雨、魂梦疾病、无时无刻常常在念之一句话也。但既有郎矣，因有郎而又有世界及人矣，是不可无我也。世界沉沦不足惜，人类绝灭亦不足惜，但留得郎君在亦终须留得我在，故第二愿遂“愿妾身长健”，以与郎共有此极乐之世界。但既有郎矣，又有我矣，郎为妾所有，妾亦郎所爱，朝朝暮暮与郎共守，此则我之乐而亦郎之乐也。然人生有离别，会合有前定，在当初急不择词，只愿有郎有我，既至有郎有我之后，或天公不作美，我与郎竟无从会合，或会合而又轻于别离，是有郎与无郎同、有我与无我同，早知今日何必当初，是诚不必有郎、不必有我矣。偶见梁间双燕呢喃作情语，遂有无限心事兜上心来，于是第三愿乃从容再拜而陈辞矣。妙哉妙哉！岂寻常半通文人乱诌香艳字面、胡扯淡者所能轻道？

疾痛则思父母，穷困则思良妻，其理则一，其情颇同。惟父母之呼不过天性中偶然之流露，而良妻之望乃人事上必要之所需，前者仅为老生常谈，后者确为救贫要素。苟为夫者偶逢厄运未遇知心，而为妻者徒事苛求，反加鄙薄，遂使精神饱受痛苦，渐至意气尽归消沉，虽属命也如斯，然亦恨无可遣矣。盖闺房乐趣最重温柔，女子心情贵在婉转，当英雄得志之时或尚能受制于妇人

，而游客归来之后奈何可见轻于妻子？况世途得失，事本寻常，中道蹉跎，天实磨炼，慰安之语尚闻来自朋侪，诟谇之声詎可宣诸闺闼？是所谓逆耳刺心者，真无异投井下石矣。敢告天下懦男子，宜延介甫挥拳；并敢告天下恶夜叉，试看买臣泼水也，哈哈！

古来妇人中有两柳河东，宋时之柳河东陈季常妻，明末清初时之柳河东即名妓柳如是而亦钱谦益之夫人也。季常妻以妒名，致东坡老人为作河东狮吼之诗，使后世懦夫闻之寒胆。蒙叟之夫人爱才如渴，遂不惜以妙龄偶老迈，为妓界中情场中添一佳话。方蒙叟初遇柳时，叟已黝颜鲐背、白发，而柳则盛堆鸦、凝脂竟体，燕婉之宵，钱曰：“我甚爱卿如云之黑，如玉之白也。”柳曰：“我亦甚爱君发如妾之肤，肤如妾之发也。”因相与大笑，而当年酬赠遂有“风前柳欲窥青眼，雪里山应想白头”之句，较之狮子诗逸丽多矣。至陈柳氏之妒，果妒至若何程度，无从考据。偶阅宋洪迈《容斋三笔》云：“黄鲁直元中有与季常简曰：‘审柳夫人时须医药，今已安否？公暮年想渐求清静之乐，姬媵无新进矣，柳夫人比何所念以致疾耶？’”又一帖云：“河东夫人亦能哀怜老大，一任放不解事耶？”寥寥数笔，足想见当年妒娘子威风及撒娇放泼之怪象，不待小说家绘画矣。又传蒙叟晚年门下士有献房中术以媚之者，试之有验，叟骄语河东君曰：“少不如人，老当益壮。”河东君笑答曰：“华而不实，大而无当。”当时闺房燕婉之乐有如此者。迨钱死后，柳夫人以从容御侮、慷慨殉义流芳后世，是古来女子能兼称美人、名妓、才女、节妇者，柳一人而已。伊人何在？愿与天下英雄名士共铸金事之。

明末清初时有四大美人，一陈圆圆、二柳如是、三李香君、四董小宛。圆圆之身关系明代之存亡甚重，人有以祸水目之者，惟钮锈作《觚》曾以笔回护之，称其入滇后以齿暮请为女道士，并赞之曰：“遇乱能全，捐荣不御。皈心净域，晚节克终。”此亦才子怜惜佳人之用心耳。李香君与侯生之事，有《桃花扇》传奇传之，艳称人口，但亦寻常佳人才子之会合而已。董小宛事冒辟疆九年，年二十七以劳瘁死，冒作《影梅庵忆语》二千四百言哭之，事原平淡无奇，惟后来有道清季宫闈秘史者，谓顺治帝之董妃即系小宛，由北兵掠之入宫，大被宠幸，用满洲姓称董鄂氏，辟疆即以其被掠之日为亡日，《影梅庵忆语》中阙其病状，诀绝语不载，且追忆签谶曰“到底不谐”，而吴梅村题小宛像诗又有“墓门深更阻侯门”之句，“侯门”二字明明有所指也。其后董妃死，顺治帝伤感甚，乃遁五台为僧，吴梅村《清凉山赞佛》诗又暗指其事而咏之，是此事亦可谓奇矣。然此三人者均弗如柳如是之有奇情侠骨，是柳如是者真乃明末清初时四大美人中之第一美人也。

吴三桂乃引狼入室之汉奸，清顺治非一代创业之皇帝，一则不惜以明代江

山殉其爱妾，一则无心于九重帝位去作痴僧，是其用情亦有可以并称者。明内臣王永章《甲申日记》内载三桂家书数通，系致其父吴襄者，其初一则曰：“只能归降，陈妾安否？甚为念。”再则曰：“达变通权，方是大丈夫。惟陈妾骑马来营，何曾见有踪迹？如此轻年小女岂可放令出门？父亲何以失算至此！儿已退兵至关预备来降，惟此事实不放心。”及后闻刘宗敏掠去陈妾，盛怒之下观望犹存，其家书中遂复云：“初不料父亲失算至此，昨乘贼不备攻破山海关，一面已向清国借兵，本拟长驱直入，深恐陈妾或已回家，或刘宗敏知系儿妾并未奸杀，一经进兵反无生理。”及清兵已至，大势已成，而三桂之降心犹未尽死，遂又有“但求将陈妾、太子两人送来，立刻降顺”之书，意欲使其父向李闯探询意旨。综观前后之反复犹豫，既不能降又不能战，直似一个热蚂蚁儿使人笑煞。或曰女色之颠倒英雄有如此者？予颇不以为然。盖吴三桂决非英雄也，果真为英雄者，闻其所恋爱之人被人奸污，讵可尚存侥幸之心？与之拼命而已，岂有他哉？或又曰三桂既不能为英雄，然亦可称多情之士乎？顾予又不许之。若果为多情之士者，则委曲求全速行归降，乞怜于闯王之前可耳，冲冠一怒借兵而入又胡为者？倘使如其臆测之言，一经进兵反无生理，又何以对情人于地下？或又曰不敢与贼十分拼命，即所以委曲求全也。然予之意乃又敢决定，求全之道除归降外别无他法，若不欲求全者则举兵讨贼，任贼之死情人而我乃杀贼而死以报之可耳。苟因求全而又犹豫不决，致情人因我之反复而触贼怒、撻贼锋，斯真为负情人矣。其后圆圆虽得生还，然已侥幸万一。甚矣哉！孰拷子弟之不能当事也。或又曰子之言得毋近于劝人委曲求全？然又非也。盖三桂实未有心作英雄者，故予乃以其求全时苟安之矛攻其求全时反复之盾，并敢告乱世中人才，事至重要关头，不能自居英雄便当自甘妾妇，作英雄固当具奇才，作妾妇亦须有卓断，因循、反复、犹豫三者非英雄所可犯，亦非妾妇所宜有也。三桂坐此病，故后来又叛清廷，致遭覆灭，为天下笑，而予于此乃愈不信三桂之为多情之士。若三桂果真为仅知有情爱而不知有其他者，则其对于满清当视为尔争江山、我索爱妾，尔之江山已得、我之爱妾已归，尔固如愿我亦遂心，从此各乐其乐，我固可学范大夫载西施游五湖去。既受王封，复为叛逆，又是何苦来乎？至若顺治帝之为清代创业之祖，虽实全仗多尔袞及嫁人太后之大力，然帝颇知羞耻，常怀忿恨，遂纵情于妇人，且不惜以至尊之位殉之，是善于解脱者。虽不得目曰英主，然亦不失为奇男子矣。历来为君主为和尚者，固无第二人痴于彼也，以视三桂似又有霄壤之分、人鬼之别焉。

洪承畴之降清，多尔袞之出师，据最近出版清秘史所载，均清孝庄后之力，孝庄后即顺治母而后下嫁为睿亲王妃者是也。先是，多尔袞本无大志，而太后忽以为有机可乘，宜兴大兵争天下。及召多至，多形容憔悴，自称此生已无

复有生趣。后询其故，多惶恐据情以告，后大笑谓何以便至此？遂留多谈兵竟夕，至晓而六军齐发矣。洪承畴之被俘，原欲学谢枋得不食而死，后闻其有变童颇似彼，遂不惜以国母之尊饰为贱男为洪伴宿，借劝其降，而洪遂亦牺牲忠臣之令名入其彀中矣。嗟夫！天下美女子其能颠倒英雄、鼓舞豪杰如此，亦可想见其魔力之大矣。后太后下嫁，相传有“大礼恭逢太后婚”之诗，洪承畴得毋含酸乎？

《秋灯录》云：“御史毛羽健娶妾甚嬖，其妻来立遣之，因来速不及豫防，毛迁怒于驿递，倡为裁驿夫之说。裁后倚驿递为生者无从得食，相率为盗，闯王得以招致之。”流毒宗邦、覆灭明社而实酿于一妇人，是真为女祸之酷，伏于衽席矣。予记明末美人偶及于此，敢请毛大夫人出来代陈圆圆受过。世有诋圆圆为明代祸水者，何如诋此妒妇以求公允？若彼毛羽健不能奈何床头夜叉，乃寻驿夫出气，真是银样蜡枪头，没中用的小狗才也！

前云古人娶妾是一风雅事，而薄命怜乡甘作妾者亦是慕风雅来也。故古来美人名妓恒为名士才子所有，此风一倡，于是名士才子乃更为可贵，且惹起一般人之羡慕，以为天下人能得美妇人者惟名士才子而已，而名士才子有时亦颇以此自豪。故《板桥杂记》中所载之名士过江来游秦淮，竟拍向帷之妓刘元齿之肩而言曰：“汝不知我为名士耶？”冀以自炫，其时亦不幸而遇不合时宜之妓耳，乃竟以“名士是何物、值几文钱”之语答之，以大伤名士之心，不然，岂不又成佳话哉？但事不可以一例观，名士之中亦真有真名士，才子之中亦真有真才子，世苟无才子名士风雅绝响，美人名妓亦终无扬眉之日也。然世有才子名士而无美人名妓点缀其间，才子名士无以炫耀于世，必亦渐为世所厌薄矣。可胜叹哉，可胜叹哉！

才子以佳人贵，佳人以才子贵，二者颇有互相标榜之性质，故均能见重于世。不然，世岂有真能爱才、真能好色者哉？昔张船山诗才超妙，性格风流，四海骚人靡不倾仰，秀水金筠泉忽告所亲，愿化绝代丽姝为船山执箕帚，又无锡马灿赠诗云“我愿来生作君妇，只愁清不到梅花”，以船山夫人有“修到人间才子妇，不辞清瘦似梅花”之句故也。嗟夫！此二子者其用情亦可谓奇矣，得毋怀才不遇、潦倒凄凉，求佳人不得，乃不得已而思自化身为佳人以事才子，借留他生之佳话补今生之缺憾乎？嗟夫！何其悲也。船山咏此事有诗二律曰：“飞来绮语太缠绵，不独青娥爱少年。人尽愿为夫子妾，天教多结再生缘。累他名士皆求死，引我痴情欲放颠。为告山妻须料理，典衣早蓄买花钱。”“名流争现女郎身，一笑残冬四座春。击壁此时无妒妇，倾城他日尽诗人。只愁隔世红裙小，未免先生白发新。宋玉年来伤积毁，登墙何事苦窥臣。”词坛雅话，传诵一时。嗟夫！船山老人“击壁此时无妒妇，倾城他日尽诗人”二

诗，其写才子名士之幸福至此而极矣。我从来心硬，一见也留情，我其勉为名士才子乎？一笑！

男子而思他生化身为女子作名士姬妾，已属奇事，兹尤有奇于此者。如《随园诗话》所载春江公子貌如美妇人，而与妇不睦，好与少俊游，尝赋诗云：“人各有性情，树各有枝叶。与为无盐妻，宁作子都妾。”岂非更为惊人？是亦孤愤之士伤心之语也。戴延年《吴语》云：“棹歌以吴江为第一，大约不出男女相慕悦之词，而发情止义、好色不淫，颇得风人之旨。夜程水驿，月落蓬窗，每与柔橹一声相间动，动人乡思，凄其欲绝。”予读其文而艳羨之，予又曾居吴，独未得闻吴歌以饜耳福，使人怅然。偶见《小说时报》曾载有一歌，真为天地间妙文，特录出以公同好。歌中多吴语，其意殆言今之自由结婚也，歌云：“摸摸耐手软如绵，心里要想讨耐吮铜钿。问声耐阿姆娘，阿肯赊把我呀，到仔秋天收了谷子认利钱。姐倪说道郎阿郎，杨柳条条绿呀长，倪屋里向爹爹只有赊酒赊肉吃，世界上那有姐倪赊嫁郎？赊嫁郎来赊嫁郎，我赊嫁郎来也弗强，也弗要讨耐转去车水当牛羊。冬天还耐汤婆子，夏天还耐竹夫人，相对乘风凉，瞒得过奴瞒不过天。唔笃乡下人咯里一家弗种田，半夜迢迢牵夜马，清早起来插秧田。插秧针来插秧针，姐倪心事要分明。姐倪要晓得故歇世界比不得从前苦呀，才是自家结婚姻。”如于春江花月夜倩十五吴姬曼声唱之，亦韵事也。吴人爱唱歌，吴音亦最适于唱歌，故随在皆有歌趣，即如街头巷里拍卖零碎布匹什物者亦编为韵词高声乱唱。此外又有一种滩簧，亦甚动听，林步青所演者尤为出色，有信手拈来都成妙谛之致。如有人代林步青刻滩簧专集，其价值或较之坊间所出版之胡扯淡香艳诗词高出万万也。

林步青滩簧有时好谈时事，乱夹新名词其间，不甚妥当。然歌以清新为主，苟用新名词能合程式，则乱谈时事亦娓娓动听，并不必专讲言情也。《时报》天笑生有一作曰：“三月桃花红纷纷，香闺中走进俏郎君。姐道郎呵为啥愁眉不展频叹气，今朝《时报》浪阿有啥新闻。说新闻来话新闻，郎君长叹两三声，说我侬中国借仔千千万万、万万千千格外国债，只怕今生今世里还弗清。姐儿听说笑吟吟，郎君说话弗聪明，你看英美德法那里一国弗借债，借债造路、借债练兵，格种大人先生才赞成。郎君听说气昏昏，女流家说话不分明，各国借债都是国民监督议院协赞作正用，要像实梗闲费浪用、嫖赌吃著阿该应？”亦是有心人之作，别开生面，有足取者。

吴歌而外又有粤讴，大抵粤音柔而直，颇近吴越，出唇舌间似为羽音，故歌则清婉溜亮，纾徐有情，听者亦多感动。且风俗好歌，儿女子天机所触，虽未尝目接诗书亦解白口唱和，自然合韵。说者谓粤讴实始自榜人之女，是殆与吴歌之始于棹歌相同也。其歌之佳者，如《楼头月》一首有云：“楼头月挂在

画栏边，月呀，做乜照人离别偏要自己团圆？”真绝妙好词也。又云：“我想死别与生离总唔差得几远，但得早一日逢君，自愿命短一年。天呀，虽乃系好事多磨，亦该留我一线。”情文兼至，得未曾有，在吴歌中亦不多见。虽然，无论何乡何土其小儿女随意讴唱者均有妙文，惜未有人集而梓之耳。

中国方言复杂而文字则大概相同，然而吴粤之人各以其异音造出许多异字，居然能自成一统，可以入文章供吟咏，亦怪事也。予生长粤东，幼时颇解粤语，今长大忘之矣。近屡居沪，习闻吴语，甚嗜之，尝阅《九尾龟》吴语小说而爱其精致，安得有人创为吴语字典及吴语诗词小说各体，为艺苑增韵事乎？

自来记载青楼琐事之书均争道吴、越、广东三地，且均言水上，如秦淮画舫、如浙江江山船、如珠江船，常见于各书之字里行间，其同一风气如是。至今日忽不然，且俱改成大陆风味，乱取妓名曰某阁、某别墅，其下且并无主人字样。偶应局差人也，阁也、别墅也一齐搬来，然亦百无所有，仍是一个娇滴滴之人而已，思之使人失笑。偶见一吴语诗咏其事云：“先生别号太翻新，土木名词认作人。馆阁楼台既介事，小口心子紧随身。”可称绝倒。

文人词客能曲谅女子，见之诗词者在古昔亦甚多，如李太白云：“若教管仲身常在，宫内何妨更六人。”如杨诚斋云：“但愿君王诛宰，不妨宫内有西施。”如赵瓯北云：“马嵬一死诸军退，妾为君王拒贼多。”如袁子才云：“若教褒姒逢君子，都是《周南》传里人。”又咏杨妃云：“如何手把黄金钗，不管三军管六宫。”均措词委婉，超生冤鬼不少。

称女子为祸水真是无道理事，而专制朝代罪及妻孥尤为横蛮之举。相传黄巢有妾，于巢败后被俘问罪，唐僖宗宣诏问之曰：“汝曹皆勋贵子女，何为从贼？”妾慷慨对曰：“狂贼凶逆，国家以百万之众失守宗祧，今陛下以不能拒贼责一女子，置公卿将帅于何地乎？”其言可谓气壮理直，喝破专制朝代之非道。按查二瞻有云：“松之于秦始，鹤之于卫懿，非松鹤有求于秦始、卫懿，不幸为其所近，欲避之不能耳。”此种女子殆亦不幸为恶人所近，欲避不能，致罹惨祸耳。虽然，今之世已不以成败论人矣，无所谓贼不贼，使黄巢幸而为天子，彼善辩之妇岂不俨然母临万邦，称女中尧舜哉？

海盐陈女士若兰著有闺词百首，有云：“闺中喜作道家妆，云锦裁成绿羽裳。学戴星冠簪日月，侍儿齐绾髻双双。”是言双髻乃道妆也。近来上海有所谓双鸳戏影新式髻者，屡见于吾人眼帘，詎非满街尽女道士乎？

女子髻式服式均与美术有关，予颇爱上海女子装，亦以其有美术之观念故也。惜提倡研究者尚无专家，偶出异样，人多诋为服妖，以致不能推广及远，可叹也！

日本和尚可以娶妻，近欲传其教于中国，中国僧人羡慕其娶妻一项，或将

风靡。予敢告一切大方丈勿须流涎，听予说法。据清人宋长白《柳亭诗话》所
载，鲍令暉有代沙门妻郭小玉诗，可见六朝以前清规未立，人呼为梵嫂、诗娘
者往往有之，今日正可趁此潮流向佛教总会要求复古也。

乙卯七八月之交，北京有所谓筹安会发现，主张推翻共和重建帝制者也。
予以为此等妖人必有一种呼风唤雨、惊人泣鬼之大文章出现，及取其宣言书读
之，乃使人大失其望。寥寥数百字如小孩子所作，文笔都不清顺，其最大之理
由则云外人辜某曾言之也。予向来不视外国人为神圣，至此乃不得不深佩辜先
生食量之巨、泄气之悠而又具洪大之声，非寻常人所能及者，遂使一般鸭屎
臭小狗才拾而布之，香闻全国，震惊天下。惜英法联军未能延辜先生往使泄气
以轰德意志耳，如果往者，彼德国绿气炮及四十二珊攻城炮似均弗能及辜先生
一泄气之神力，今以我国危如累卵之共和当之，宜无幸矣。

文人笔锋固属可畏，然曲笔不可并论也。往者《民报》与《新民丛报》各
以其革命主义、君主立宪主义笔战于东京，以巍巍赫赫之《新民丛报》竟遭败
绩，堕其令名不可复振，可见文人不能徒恃笔锋，亦须少存公道。倒行逆施
，笔亦不能为力也。古来痛快淋漓之文章无一篇不理直气壮，文人无行亦终自
误耳，予于此尝为梁启超、刘申叔等可惜。

文人有三寸毛锥，武士有三尺利剑，苟均能拿定主意、站住脚跟，只向正
义上作去，其幸也可以为圣人君子、英雄豪杰，其不幸也亦磊磊落落、心胸坦
白，上不愧于天，下不忤于人。苟恃才而谈非义，蛊惑人心，拔刀而事凶顽
，流为蠹贼，大则杀其身，小则丧其名，辜负此三寸毛锥、三尺利剑，有些值
不得也。

书之能最感动人者为情书，故情书者有魂灵之物也。云笺一幅天外飞来
，宛曲温柔如晤对于一夕，且言语出于人口而无踪，入于我耳而无迹，芳言绮
语纸上留痕，有情人顾可不珍重哉？

真面目握真镜一照便见，若稍沉吟便呵气满镜，未能露纤毫矣。真情亦然
，其所以真者自然耳，苟一转念便成为假。世有之情人者当求知其心中事，勿
求知其脑中事，心中之事自然发生，脑中之事必转念而出也。

瞥然一念间，人道畜生道即由此分路，故人于恶念不畏其瞥然兴，只须瞥
然一念止耳。隔邻见美女、行路获遗金，未有不动心者，少一转念，便来四知
之畏惧而良知遂战胜恶魔矣。世有君子，其于此种地方下工夫庶乎可。

天下有情人与其得欢会之交酬，不如有别离之情况。盖人之爱情因愈思而
愈真，苟形影相随，不离左右，其欢悦爱恋之情反觉味同嚼蜡也。且好事难长
，欢情易去，有聚有散本属常道，与其散于欢聚之后而生悲，何若久处离散之
境而相安若素乎？愿持此语以超度天下痴男女。

情海中苦众生，尝见天下未经爱情之人逍遥自适，快乐自如，任意所之，脱然无累，既羨之而又深妒之。但所谓逍遥自适、快乐自如、任意所之、脱然无累者，又未必即为天下未经爱情之人，且以彼视此，彼未经爱情者乃心无定所、情无寄托，且较陷身情海中者为尤苦。嗟夫！人人有一撇不下之事，断不能雇倩与人，其他可揽可推、任情起倒者皆世界中事，非我事也。然我之事究系何事乎？亦不过情爱而已。情海中苦众生虽曰苦恼，然终有一片洁白自受用地，绝非彼未经爱情之人所能享受，亦当知自足也。

物有特色，人有特性。物有特色始生，人有特性始灵。试观石块磊磊，可转而不可啮者，谓非石块之特色耶？杨柳袅袅可动而不可压者，谓非杨柳之特色耶？故人卓立于万象之上，总须独发独行，自立自守，沉毅为精神，进取为事业，确持其特性而毅然独处于群小之间，以磨练丈夫之真骨头，令其光芒灿烂，可仰可畏，可敬可拜，以视彼举世滔滔。失我亡己，徘徊顾望，以社会之风潮为进取之标准，叩首曳尾，辄欲售身之人，与夫营营碌碌、雕凿淫说、修练末技，执和字平字、滑字圆字为涉世秘诀，毫无毅然凛然、果然断然之豪骨者，是皆损岩石之庄，失杨柳之美，自呈一种奇丑之怪象，不足齿于人类也。

大丈夫者，道义之骨也，元气之体也，社会之主人也。故须道理贯心肝，正义填骨髓，谈笑于生死之间，以示其坚毅之态度、之精神。盖自有生民以来，未闻有柔性人而能为社会之主人与事业之元祖者也。

社会之兴也必有道，道也者以人间不可不由之数理为体、以不可不蹈之轨则为用，故必要者道之体而已，而政制与法律虽因时为变通，体则亘万古莫渝焉。虽东西异俗，中外分途，有君主国、有民主国，然其国之由强盛而治平也，必不出于共由之数理，是以释迦之心即耶苏之心，华盛顿之精神即尧舜之精神也。

法国人有言曰“不自由毋宁死”，此言也真天地间至大至刚之魄力，足以拔山搅海，不仅使法国共和、美国十三州独立而止也。今日法美之文物典章焕然灿然，不过此力所生之最小结果，而共和制度亦仅为义人烈士万斛血泪中一滴血泪所凝结，其真正之精神固仍弥漫于人间，寄托于后来男子之身。使个人而无坚毅之本领，则虽法美宪法、国会亦无用之长物，不难中道而坠。如个人有此本领、具此精神则扩而大之，虽印度、波兰亦可得重睹天日而获自由也。

组织社会者有老弱、有青年，有大人、有赤子，年貌不一，相错合而运转社会进行之机关，就中为最活动之原力并为进步之机轴者，即青年是也。

青年者灵性之花蕾，活气之宝藏也。其天真英挺之气与识，恰如野草之浴春雨，勃然发生，无心成长，不用力而自振，直往奋进，欲舍不能，欲遏不得也。故世界者青年所独有，世无青年，无世界矣。青年而不善于发挥其灵性其

活气，世界亦无光彩矣。老大之人尊重阶级，汲汲于保守原有之情态，是其本分，不足咎也。盖社会者一方面固为老大阶级所左右，一方面则另以青年进取活动之势力调融之、迪导之，然后进退轻重之权衡于兹而生，而保守、进取二者两不偏倚，遂得正当之发达。是为人事之妙机，历百世而如新者也。

今之贵乎为青年者，正宜养我浩然之气、宏吾毅然之志，得志则以廓清弊俗为己任，不得志则以转移风气为己任。毋谓一人不能有为，众人乃一人之所积而成者也；毋谓一朝夕不敌亿万年，亿万年乃一朝夕之所积而来者也；毋谓少年不逮老成人，少年不为，老则嗟何及也。若犹是口道义而心富贵，则灵识皆钝根矣；若犹是名社会而实阶级，则活气皆死气矣。青年负青年原不足惜，但天何以生尔、国民何以望尔，而尔乃敢负之、忍负之耶？

知道者智也，行道者勇也，安于道者仁也。智似般若，勇似禅定，仁似持戒；智像镜，仁像玉，勇像剑。古称智仁勇，仁实位于中央，仁者祖父也、将帅也，智勇者子孙也、兵卒也。仁为智勇之根本，故天下事一以贯之，仁是也。

智不生于仁是曰小智，滥学、轻浮、诡谲是也，是皆足以杀身者也。勇不生于仁是曰小勇，客气、狂躁、残暴是也，是皆所以成其为匹夫、盗贼者也。

有一席地层布四体，便是道场，即仁之谓也。一念相应处便是证人，一事撇得下便是解脱，即智之谓也。一念卓竖便是根基，一境抵拒得过便是降魔，即勇之谓也。

古今学者发见天地之玄理，创立一家言，夫岂难哉？在用其灵识而已。用则能觉，觉则能达；觉者自发也，达者自造也。但所谓用者不在留意于学术之形式，且尤须舍书籍文字之糟粕而务掇其精华，使古人之识见精神融入己之灵界中，便能自觉而另有所发见矣。故自古真正大学问家之脑筋，譬犹太阳之在天空，内具灵明、外放光辉，然其始也，必于外界吸收多数星块以和益本体。是以本明者，体也；收纳外方之明以益其本明者，用也，青年不可不知之。

大丈夫作事宜提得起放得下，盖俗事有宜急了者、有宜姑置者。了之所以安心也，亦即提得起之谓也；置之亦所以安心也，亦即放得下之谓也。不了又不置，终日萦怀自扰而已，于事亦无益也。

中国青年会有耶教性质，其办法甚佳，然偌大中国终不可无一国人自行组织之青年团体。予曩年在汉口有青年学社之发起，冀欲扩张及于全国，自信此种组织甚好，惜《大江报》封后予即离汉来沪，而该社亦旋即消灭，可叹也！

予十四岁丧母，十六岁丧父，孑然一身乞食于四方，十年于此，幸免沟壑，近且俨然成家矣。综计吾生所得父母之遗产，惟曾经父母亲定之未婚妻一人而已，其余牵萝补屋类皆仗朋友之力为。多年来死吾爱友数人，而生者又复牢

愁相对，真使人不堪设想也。

予娶而无子，偶于甲寅春致一函于浙江徐健侯，略谓袁政府已解散国会，大逆不道矣，足下犹恋恋于微官果何为者？苟能翻然改计，天佑尔生个好娃娃也。健侯如予言，其年冬乃果生一子。乙卯春，予归自日本，健侯即以己子为吾子，为易其名曰嘉藻，今将一岁呱呱学语矣。

予有最不能忘之死友二人，一浙江汪旦庵、一陕西凌大同。大同年长于予，而痴情稚气乃较予为甚，遂视予为畏友。民国二年夏，予与大同同办《大江报》于汉口，大同助予作文亘数十篇，大同死后予拟录其《国家社会主义与世界社会主义》一篇付梓，名曰《大同集》，以传我至爱之大同，汪旦庵亦允助予。未几赣宁事起，旦庵又死，予又奔走海外，此书遂不能付刊矣。

旦庵为人天真烂漫，胸无城府，与予交既深，几无事不就予商，无言不从予说。予尝慨然语人曰：“世人真爱我者，惟吾旦庵耳。”旦庵非文人，故死后无可传，予他日将为立传传之。

大同之书予未能付刊，而予今日乃自刊其论皮辞浪语无补世道之作，予心实愧怍不堪。偶翻故篋出大同原稿，摘其数则以告阅吾书者，使知大同之文真有关世道，非我之论皮辞浪语比也。

大同之论社会主义也，谓之曰渐进者、自然进步者，一洗他人咬牙切齿之习，诚灌输社会主义之良教师也。其书中主要略分社会主义发生及渐进之时期为四大时期，（一）人群自利时期，（二）人群自卫时期，（三）人群自治时期，（四）人群自化时期，而现今中国仅尚在自卫时期中也。

大同之言曰：社会主义者最慈善之事也，慈善者人群最易吸饮之甘醴，其入于人群也，始终无厌弃之一日；而政府、法律、国界、种族者极罪恶之事也，罪恶者亦人群最易吸引之鸩酒，其入于人群也，始则不解其为毒而喜之，继则知其毒而尽力拒绝之矣。故其言又曰：世界经人群自治时期之过渡，遂成一完全之统一态度，语言无以辨，习俗无以分，种族渐次而融洽，国界将至于自消，其为完全之社会主义，已于此时而无少许之缺陷、无少许之残壤矣。然而融之之法易、化之之法难也，所谓融者甲种与乙种同居、彼族与此族共处，同居共处而无纷争冲突之发生，融之之意尽矣；化也者必不仅使之同居共处，且必使同居共处者若家人、若父子，竟忘其非一家之人而后可也。然而统之之道易，一之之道又难也，统者合数分子而成一大团体，而所谓分子之名义无消灭，各分子之实质仍存在也；一者并其分子之名义实质一并而归于消灭，无少许之判别，无少许之介蒂而后可也。

观乎大同之言，乃足以证明社会主义非渐进而使其自化不为功，故大同又言曰：社会主义固为天然之进化，而其为始以造成此天然进化者，提倡社会主

义者之责任也。社会主义固为人群所趋向，而为之首倡以致人群之趋向者，提倡社会主义者之天职也。

由此以观，大同诚有心人也。其作此书，殫尽其天职以救世也。原书甚长，予又荒于学，仅能摘此少许告人，不能多注释之，予仍负大同也。呜呼！

大同又有短篇小说一篇，名曰《雁儿劫》，系赠我者，补录之。

云满天空，雾笼江浒，长夜将半，万籁俱寂。潮水沸沸作响，大江两岸人迹殆断绝，突有嗷嗷声时断时续发现于黑夜之大江沙洲者，为南来失群之雁儿

哀鸣长嘶，旅客闻者血泪俱下。小月破云，若隐若现，江边群鸟闻鸣声而感集焉，愈助之鸣，其声愈哀，其节愈惨，达大江之三万里，无地不知有此孤雁作长夜鸣者。

丛林老梟夺小鸟之巢而居，巨睛突顶，凶恶甲于羽类，听雁鸣而愕然，率其族以迹此雁，欲得雁而食以果梟腹。雁以善鸣不解藏迹，即为所获，老鸦睹雁瘠不剧食，意罗致其群以供大嚼，于是折雁羽、拔雁毛、杜雁喙、缚雁足、朦雁睛，羈此雁于巢畔，其族类小或啄雁或抓雁，雁于此时欲鸣而不得，垂首敛翼，静以待烹。

少焉月堕，天意欲明，江干小鸟素苦梟凌，复以雁被擒，其势不敌，含之联厥族类，共恠同仇，磨喙抹羽，以图一报。趁此天荒初破，清风不来，水波不兴，振翼急飞，直攻巢。老自豪其喙爪，小梟复日肆侈佚，略不以小鸟为意。小鸟迫其巢，老犹高卧未醒，迨惊觉，即仓皇遁去，莫知所终，小梟尽死于小鸟。小鸟释雁儿，刮皮衣雁儿，宰肉食雁儿，喋血饮雁儿。雁儿以喜鸣作融融声，复鸣于大江之岸，群鸟和之，其乐何如。

此小说系指予初次《大江报》被封、予下狱事而言，然第二次《大江报》未几亦亡，予几仍膏梟吻也。

予初名衡阳孤雁，后改曰一雁，又曰雁儿，去年又改曰秋雁，无复鸣矣。今且作此波辞浪语以媚人，得毋负良友当日推许之盛意。休矣，休矣！求幸福斋随笔初集止于此矣。